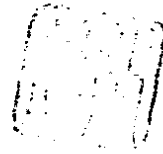


鴨 野

著原生卜易
譯荻 鳩 徐



海 上
局 書 代 現
1 9 2 8

登場人物

佛里 (商人，製造家)

格來福佛里 (佛里之子)

老亞克台

耶馬亞克台 (老亞克台之子，一攝影師)

貞娜亞克台 (耶馬之妻)

海菲格 (他們的女兒，年十四)

沙倍夫人 (佛里之女當家)

禮林 (醫生)

摩肺凱 (神學生)

(1)

337780

葛卑克 (佛里之帳房)

彼得生 (佛里之僕役)

濟生 (佛里之傭工)

年老的紳士

薄髮的紳士

近視的紳士

六個另外的紳士 (均佛里宴會中之賓客)

幾個侍者

(第一幕在佛里的住宅中排演，別的均在耶馬亞克台家裏)

第一幕

佛里的住宅。一間華美設備很舒適的書房；內置書櫥及帷簾等物，房的中央有一寫字台，上堆着紙及文件，燈上裝着綠罩，映出極溫柔的亮光。背後，開着兩扇門，使幕引在後邊。裏面可見一寬大而秀麗的房間，點綴着燦爛的燈光與分枝的燭臺。前部，書房的右邊，有一小的祖呢做的門直通佛里的事務所。左邊的前面爲一用煤灰正燃燒着的火爐，背後稍遠的地方有兩扇門直達膳堂。

佛里的僕役，彼得生穿着號衣，僱工濟生披上黑服，均在整理書房。還有二三個僱工在大房間內佈置器具及再點些蠟燭。一種營營談笑的声音可從膳堂裏聽得出，忽而有玻璃被小刀所輕敲的聲響，絨默隨之，席中便提議祝辭，呼號「妙極！」未幾又有低聲的談論。

彼得生 (點燈放在煙突處且加上一單) 聽他們, 濟生! 現在這老人扶着沙倍夫人在他的腿上閒談呢。

濟生 (把圈手椅向前推) 真的嗎, 他家中的人如何說, 他們是——極好的朋友呵,

彼 上天知道。

濟 我曾聽見人說他是個活現的老主顧呢。

彼 或許。

濟 他們說, 他已在他的兒子前鄭重的宣佈了。

彼 是他的兒子是昨日回家的。

濟 佛里先生有兒子倒是我今天第一次聽到。

彼 他確是有一個兒子的。你曉得他在哈代作工是很束縛的呢。我在此服役并未見他有
一年到城裏來。

侍者 (等在別個房間的門口) 彼得生, 此地有個老人要

彼 (喃喃聲) 惡魔！現在是誰呀？

老亞克台 (從邊邊的房屋向右侧走出。他穿了一件陳舊的高領的外衣；又帶上一雙無指的毛織手套，手

中執着杖與獸皮的帽。臂膀底下挾了一個褐色的紙包。醜陋而又紅褐色的假髮添上少許灰白的鬚。

彼 (走近他前) 慈愛的主人！你在此地要做什麼事情？

亞 (在門邊內) 彼得生，我要到事務所中去。

彼 事務所已在一個鐘頭以前關了，且！

亞 所以他們在門前告我。但葛卑克仍在那邊。有個良好的伴侶在這裏，彼得生，讓我往這條路走吧。(指着粗呢的門) 這條路我走過好幾次了。

彼 是，你可過去。(開門) 但要煩你再走出來，因為我們有個賓客。

亞 我知道，我知道。哼！良好的舊友，彼得生，謝謝！(溫和的喃喃聲) 嘎嘶！

(他進事務所；彼得 在後關門)

濟 他是個事務所中的辦事員嗎？

彼 他是外面的幫手，祇任繕寫的職務。但這個老人亞克台從前會做過極高尚的事情。

濟 你可看出他的命運了。

彼 是；你要知道他是個軍官呢。

濟 你不是這樣說的吧？

彼 的確不錯。但他後來又去做木材及別種的生意了。有人說有一次佛里先生曾受過他

一種極污穢的欺騙。那時他們是在哈代工作的同事。呵，我極明瞭老人亞克台的歷史。

我們會幾次在哀利生小姐家中小飲過。

濟 他并不像作東道主的人。

彼 呵，濟生，這是我呢。我常常想一個高貴的人變為平民并無何種妨害。

濟 那末他破產嗎？

彼 甚於此呢。他曾投過監獄。

濟 投過監獄的喇！

彼 或者是悔過院。(聽) 嘶！他們離席了。

(兩個侍者把裏邊膳堂的門推開。沙倍夫人與兩個紳士交談而出。全席的人亦相繼離席，佛里也在其中)

。耶馬亞克台與格來福佛里是最後走出。

沙倍夫人 (經過，僕人前) 彼得生，告訴他們將音樂房裏咖啡預備好。

彼 很好，貴婦人。

(他與兩紳士向裏房進去，旋又從右邊出。彼得生與濟生也同時走出。)

年老的紳士 (對薄髮的紳士) 噓！這是什麼宴會！簡直沒有談笑的事情。

薄髮的紳士 用點好的主意，三個鐘頭就可通過定數了。

年老的紳士 是，但以後，以後，我親愛的侍臣！

第三紳士 我聽見咖啡與MARRASCHINO (譯者注：此乃一種挪威人做的櫻桃酒) 已在音樂

房中預備好了。

年老的紳士 好呀！那或者沙倍夫人有些遊戲呢。

薄髮的紳士 (低聲) 我希望沙倍夫人不要在今天唱一種我們不歡喜聽的曲調！
年老的紳士 不，不，不是她！沙永不會反抗她的舊友。

(他們笑着走入內房)

佛里 (發出一種低而喪沮的聲音) 格來福，我不信有人會注意到此。

格 (睨視着他) 注意什麼？

佛 你莫非不是同樣的注意嗎？

格 這是什麼意思？

佛 我們同席有十三位。

格 真的嗎？我們真有十三位？

佛 (因坐在耶馬亞南台身上) 我們平常宴會只有十二位。(對衆人) 是這樣的，紳士們！

(佛里與其餘的人均從後邊走出，轉向右，除耶馬亞南台與格來福外。)

耶烏 (他已偷聽了話) 格來福, 你不應該請我的。

格 什麼! 不過是我對於朋友的敬意, 那算是最好的邀請呢?

耶 但我猜度你的父親定不同意的。你看我在他的團體以外了。

格 我聽見的。但我要見你, 且想與你吐談, 我自然不會長久留在此地的。——呵, 我們是舊同學, 彼此隔離的路途十分遙遠, 當我們相見時差不多有十六七年久了。

耶 有這麼長久嗎?

格 確是的。你的近况如何? 看你很好。你的神色新鮮且身體分外強健。

耶 「強健」是個難得的字, 但我敢說我確要比前長大得多了。

格 是, 你是; 你的外部是在第一等定率上的地位。

耶 (帶着憂鬱的情調) 但內部呢! 這是極兩樣的情形, 是我所能告你的! 你自然知道當我們最後遇見的時候, 那可怕的禍患已在我的身上降臨了。

格 (極溫柔的) 你的令尊近來好嗎?

耶 不要提及此吧。不幸的家父自然還是與我同住。世界上沒有別種精神可困束他。但你曉得這是我的悲慘的主因。——告我，你如何進行你的工作。

格 我有極愉快的孤獨時間——十分閒暇想各種的事情，走過來吧；我們可以舒服些。

(他自己把圈手椅移在火爐傍，又拖耶馬坐在對面。)

耶 (顯影自憐) 我畢竟感謝你的邀請在你的父親席上；我忍受着，因我察出你的感情在反抗我。

格 (驚異的) 你如何發覺我有反抗你的感情？

耶 這是從前的時候。

格 幾時以前呢？

耶 在大禍之後。這是你天然所必做的。你的父親因了一些小事就顛倒如此——哼，那種驚人的事情。

格 那可算是我反抗你呢？誰把這種觀念放在你腦中的？

耶 我早已明瞭，格來福，你父親親自對我說的。

格 (驚起) 我的父親呵！自然！——爲了那種緣故就不許讓我聽你一句嗎？

耶 是。

格 這不是你做了攝影師以後的決意嗎？

耶 你父親說無論關於何事都不要寫信給你。

格 (直注視着他) 哼，哼，或者是他對的。——但是，耶馬，請告我：你十分滿意你現在的地步嗎？

耶 (用簡短的表演) 呵，是，我並沒有哀怨的原由。當初我覺得有點希奇，諒你也能猜測。這完

全是我的新趨勢。自然我的環境也要一概變更的了。父親全然不能補救的毀滅，——只

有慚愧與恥辱，格來福——

格 是，是，我懂得的。

耶 我不想留在大學校中；那邊沒有一先令可節省；反而要負債——大半我信是虧空在你父親身上——

格 哦！

耶 我想最好立即斷絕舊時的環境及朋友後因你的父親鼓勵着我使我得點樂趣！

格 我的父親會這樣做嗎？

耶 是，你莫非不知道那事？你試想我那能有這資本學攝影術，裝辦照相室及開始工作呢？
我告你這所費是浩大的。

格 我父親供給錢嗎？

耶 我親愛的朋友，你不知道嗎？我料他必作書通知你的。

格 沒有一個字講到他的事情。他確乎忘記了。我們通信完全為的是事務。原來我的父親是這樣的！

耶 不錯。他不喜歡被普通人知道；但仍不免。並且他還幫助我結婚。你不明白這兩種事嗎？

格 不，我并未聽到一句話。（用臂推動他）親愛的耶馬，但我不能形容給我的是何種的快慰——快慰與自責。我畢竟在我父親面前做了許多罪惡的事。這可證明他有良心的了。這

表明是一種追悔！

耶 追悔！

格 是，是——你無論怎麼說都可。呵，我真不知如何快樂聽了我父親這樣做——耶馬，你是結過婚的人了！那是另外我須得知的。我望你在成婚生活中得着幸福！

耶 是，確有美滿的幸福。她是個良善而具才幹無論什麼男人所喜娶的女子。且她關於教育是不以為然的。

格 (殊覺奇異) 不，自然不是。

耶 你要知道生命的本身就是教育呵。她平日與我交際——我們曉得有幾個超衆的人物也常與我們接近。我深信你不十分知道貞娜。

格 貞娜？

耶 是，你忘記她的名字是貞娜嗎？

格 誰的名字？我沒有輕慢故意的意思的！

耶 你不記得她常在此服務的嗎？

格 (注視着他) 就是貞娜杭生？

耶 自然是她。

格 | 上年我母病時是誰管理這房子的？

耶 親愛的朋友，確是呀。我想你的父親已告你我是結婚的了。

格 (站起) 是，他已述此；但非那種——(散步房內) 或者他曾經告我——讓我思索一下。我的父親常寫些簡短的信的。(半坐在椅背上) 告我，耶馬——這是極有趣味的——你如何會認得貞娜——你的妻子？

耶 這是世上極尋常的事。貞娜留此并不長久；因你的母親生病，百事顛倒，所以她不满意地作她的通告書離開了。那是在你母親未去世的一年——或者是同年。

格 是同年。我正開始工作的時候。但以後——

耶 以後貞娜與她的母親杭生太太住在一間小小的食房內，她是個最勤勞的婦人。并且

還有一個極精緻的房間出租呢。

格 我猜你一定是很幸福得着這個了？

耶 是，確實的，這是你父親代我介紹的。我認識貞娜也是從此起點。

格 那末你就定婚了嗎？

耶 是，青年人發生戀愛是極迅速的——嗚——

格 (趨立稍移動一下) 告我，是你定婚之後——那末是我的父親——我意以為是你學攝影的
(13)
起頭嗎？

耶 是，真確的。我要開始這工作，所以就立刻動工建築房子了。你的父親與我都說攝影的生意是最易成的。貞娜也以爲然。呵，還有一種好處很榮耀，貞娜懂得再修改呢。

格 那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耶 (興奮的趨立) 是，你不以為這是一種很驚異的佳運嗎？

格 呵，不成問題了。我的父親倒很爲你遠慮。

耶（表情的）他不捨他的兒子的舊友在一個鐘頭內，因為他是有心的。

沙倍夫人（與佛里挽臂而進）胡言，我親愛的佛里；你不能長留此地，乘日間動身吧。這是不利於你的。

佛（離開她的手臂把手橫在眼上）我不敢說你是對的。

（彼得生與濟生攔着圓的托盤放滿點心）

沙（對別的房內的客人）諸君，要喝檸檬酒的請往這邊來。

年老的紳士（站起對沙倍夫人）你可能允許我在此抽煙否？

沙 此地不准抽煙，大臣，請往佛里私房裏去。

薄髮的紳士 這條嚴酷禁煙的制度是幾時定出來的，沙倍夫人？

沙 大臣，是在上次宴會後定的。那時大眾均允許了他們的約。

薄髮的紳士 不能改變些嗎，沙倍夫人？一點都不能？

沙 無論如何這是不尊敬的。

(大多數的客人均集在書房中；僕人呈上圓杯子的甜酒)

佛 (對亞馬，他立在桌旁) 你專心研究什麼，亞克台？

耶 祇是一本貼照片的簿冊，佛里先生。

薄邊的紳士 (拂袖四周) 呵，照片！這自然你所歡喜的。

年老的紳士 (在圈手椅裏) 你自己的琴來沒有？

耶 不，我沒有。

年老的紳士 你應有的，坐下觀賞圖畫於消化有極大的補益。

薄邊的紳士 這是捐給宴會的。

近視的紳士 捐款都極感謝的收到了。

沙 大臣的意思以為去到宴會的人是必須重來的。

年老的紳士 一個人若有良好的滋養，那末他的職務也變樂觀的了。

薄邊的紳士 這是生存競爭的事實，你知道——

沙 我極與你表同情！

(他們接着談笑與諧謔)

格 (幽默的) 你也必加入耶馬。

耶 (堅決的) 我有什麼好講？

年老的紳士 佛里先生，你不以為TOKAY (譯者註：此乃西班牙所產的一種葡萄酒) 是酒類中

最完美的嗎？

佛 (在大聲誇) TOKAY在今日是最優美的酒。我想你也注意到此。

年老的紳士 是牠的美味確值得注意的。

耶 (含笑地) 牠的鮮味也有兩樣嗎？

年老的紳士 (笑) 那很好！

佛 (微笑) 我實在沒有好的酒陳設在你面前。

薄髮的紳士 TOKAY是與照相相似的。亞克台先生。這兩種東西都要用日光。我說的對嗎？

耶，是光線確是最要無疑的。

沙 這是十分像大臣——他們也靠着日光。（譯者註：此處日光指嫻嫻的順利。）

薄髮的紳士 呵，嘻！那是極壞的諷刺！

近視的紳士 沙倍夫人出去了！

年老的紳士 —— 在我們的用費也是如此。（用手譎責）呵，巴沙太太，巴沙太太！

沙 調味的大不相同是無疑的。老葡萄酒收成最佳。

近視的紳士 你也當我是老葡萄酒收成中的一人嗎？

沙 遠於此呢。

薄髮的紳士 現在那邊！但我，親愛的沙倍夫人！

年老的紳士 是與我？你說我們是歡喜那種葡萄的？

沙 諸紳士爲何講到美味的葡萄。（她吸一口甜酒，諸紳士笑着并挑動她。）

沙倍夫人能尋逃脫的路——那時只要她肯。注滿你的杯，紳士們！彼得生你看看這個！

格來福，¹諒你也歡喜與我們同飲一杯吧。格來福不動）你也願加入嗎，亞克台？我沒有機會與你同桌暢飲。

（眼睛萬卑克注視粗呢的門。）

葛 請寬恕，先生，我不能出去。

佛 你已經再敲過了門嗎？

葛 是，且亞克台已攜出鑰匙。

佛 是，你可往這邊走出。

葛 但是還有別人！

佛 好，你們兩個走過去，不要怕。

（萬卑克與老亞克台從事務所中走出）

佛 無聊賴的噓！

（客中笑聲與談論停。耶馬從他父親背影走向火爐邊，脫下他的眼鏡）

西克白(奔不遠視，頭低首看地過去，作嘔嘔聲)乞原宥！走錯路了。門鎖的——門鎖的。乞原宥。

(他與葛卑克從背後走出，向右。)

佛 (切齒的) 葛卑克獸子。

格 (張口怒目向耶馬) 那自然沒有什麼！

年老的紳士 爲什麼事？這是誰？

格 呵，并無誰，不過帳房與幾個同道的人。

近視的紳士 (對耶馬) 你從前曉得那個人嗎？

耶 我不知道——我從前並沒注意——

年老的紳士 什麼惡魔在各人的身上？

(他加入別的一隊很柔順的講着)

沙 (低聲語僕人) 給他幾樣好的東西讓他帶去；——注意，好的東西。

佛 (點頭) 我會留意的。(走出)

格 (溫柔而帶感動的向耶馬) 那真是他!

耶 是。

格 你可站在那邊抗議，你曉得他的!

耶 (低聲帶着奮激) 但我怎麼能!

格 ！承認你自己的父親?

耶 (帶痛苦) 呵，倘你處於我的地位——

(客中談話聲甚低，又漸深入於勉強的歡快)

薄雲的紳士 (走近耶馬與格來福前作友誼之態度) 哈！重提起大學中的回憶，[?] 你不抽煙，亞克

台先生我可給你火嗎？呵，停一會，我們必不可！

耶 不，謝謝你，我不——

年老的紳士 你能背一首短妙的詩給我們聽嗎？你常歡喜背誦的。

耶 可惜我不能記起什麼事情。

年老的紳士 呵，那真可憐！哼，我們將奈何，佩李？

(兩紳士退出經過別約房間)

耶 (國語的) 格來福！我去了！當一個人離開命運的壓迫者，你想——請為我向令尊處問安。

格 是，是你一直回家嗎？

耶 是為什麼？

格 呵，或者來日我可訪你。

耶 不，你不能那樣幹。你不必到我家裏來。我的住宅是苦悶的，格來福；尤其是在這次非常的宴會之後，我們可改變在城中各處會見。

沙 (靜默向前來) 亞克台，你去嗎？

耶 是。

沙 請代為訪問貞娜。

耶 謝謝。

沙 我在這幾天中定必來看她一次。

耶 是，謝謝。(對格來福)留在此地；我要溜脫不被人發覺。

(他逍遙的脫離，進別的房間，向右邊走出)

沙 (她轉身向僕人細語) 哼，你會給老人一些東西嗎？

彼 是；我給他一瓶法國白蘭地酒。

沙 啊，你會給他較好點的東西。

彼 啊，不，沙倍夫人；世界上他最歡喜的只有法國白蘭地酒呢。

年老的紳士 (在門邊手裏執着一頁音樂譜) 我們兩人可合唱嗎，沙倍夫人？

沙 是，我們估度可以的。

客人們 妙極，妙極！

(幾與客人們走入後房，由右邊出。格來福留在火爐邊。佛里仰望寫字台上的東西，表現出要格來福

去，格來福并不動，佛里走離門邊。)

格 父親你可暫等一息嗎？

佛 (停) 這是什麼？

格 我有句話向你說。

佛 可否等我們兩人在一處時？

格 不，這不能；或許我們永無在一處時。

佛 (換近) 那是什麼意思？

(柔弱的鋼琴聲從遠處音樂室中傳來)

格 那個家庭為何承納這不幸的失敗？

佛 你以為亞克台，我猜測。

格 是，我以為亞克台。副官亞克台是你從前密切的朋友。

佛 極親密的；我覺得為我受痛苦有幾年。這是很感謝他的，因我——是我——有一種恥辱降落在我的名譽上。

格 (極溫柔的) 你明知他一人可譴責嗎?

佛 你假定還有誰?

格 你與他共謀經營那森林的事業!

佛 但這不是亞克台指引我們所買的空地的地圖! 一張虛假的地圖! 這是他斬伐那遠法政府地上的木材。其實都在他手裏經理的。我極不明副官亞克台的做法。

格 副官亞克台自己也似乎不明白他所做的是什麼。

佛 或許。但事實他總有罪，我是清白的。

格 是，我知并無什麼可證明反抗你。

佛 無罪總是無罪的。你為何要在先前提起從前的困苦甚至將我的頭髮也變為灰色? 在幾年之中不是存那種的心思嗎? 我能真實的告你，格來福，這一段完全的故事在城中已長遠的忘記了! 我早已有關係的了。

格 但那亞克台不快樂的家庭!

佛 你要我爲這等人做什麼？

當亞克台出獄的時候他是絕望毫無幫助。世界上的人都窮究到底得點夫婦肉體的
儉懶，且永不在表面上討論。你可牢記此言，格來福，我已盡我所能并未真實留下各種
的懷疑與空談！

格 懷疑！呵，我懂了。

佛 我已給繕寫的職務與亞克台在事務所幹了，我付許多錢與他，實多於他的工作之價
值！

格 (未注意他) 哼，我并無疑惑。

佛 你笑你不以爲我是真的告你嗎？我自然難指點我的簿，因我從未收入像那種報酬。

佛 (冷笑) 不，那是確實的報酬，最好不必算。

佛 (驚愕) 那是什麼意思？

格 (勇敢起) 你會登錄耶馬亞克台學習攝影費嗎？

佛 我如何「登錄」的？

格 我知道這是你供給他的練習費。我也知道這是你能使他有舒適的住宅。

佛 你講我雖未曾爲亞克台作什麼。我真的告你這些人用我不少，在良心上。

格 你會將這些用費登錄在簿上嗎？

佛 你爲何要問？

格 我有幾種理由。現在告我：當你自已高興溫密在舊友的兒子的身上——這是在他結婚以前，不是嗎？

佛 爲什麼，惡魔取去的——過了這幾年，我怎能——

格 那時你給我一信——一封營業的信，自然在附錄後你提及——十分簡短——耶馬亞克台已與杭生小姐結婚了。

佛 是，那確是對的。那便是她的名字。

格 但你未講述這個杭生小姐是貞娜杭生——我們的舊當家。

佛 (用諷刺的強笑) 不真的告我,我並不以為你對於我們的舊當家有特別的興趣。

格 我并不多。但(低聲) 這屋裏有些人對於她更有特別的興趣。

佛 那是什麼意思?(忽然忿怒) 我希望你不是暗指我?

格 (溫柔堅決的) 是,我是暗指你。

佛 你敢!你擅自!那個背恩負義的惡漢怎能!攝影師!他怎能造此謠言!

格 耶馬從未放一句這樣的話。我不信他有如此頹唐的懷疑。

佛 那末你從何處得來的?誰將這種注意放在你腦中的。

格 我的可憐的母親在最後的時候告我的。

佛 你的母親!我已知不少!你與她!你們是常團結的。最初是她煽惑反抗我的。

格 不,她受各種的痛苦和服從。直待絕望悲憫的末日。

佛 呵,她不像別人一樣受多大的痛苦與服從在各種的事情。但她是個勇強而非柔弱的

人!我已受過痛苦。!你可去培植那種懷疑,!將這些虛言積起反抗誹謗你的親父!

格來福，我必說當你在這時代你可找點有用的事去做做。

格 是，這是最高的時候了。

佛 那末你的腦中要比從前舒服得多了。這是什麼目的，年年振勤工作像個平常作苦工的書記，并不比本來的月薪多四分之一辦士全然愚笨極了。

格 呵，倘我知道那樣。

佛 我極了解你。你想自立，你不要感恩我什麼事好，現在有個機會給你自立，這是你的全能的^{主人}。

格 真的嗎？什麼方法？

佛 當我早寫信給你主張你到城裏來——哼！

格 你實在要我幹何事？我已直待如今。

佛 我提議要你去當個洋行裏的職員。

格 我！加入你的洋行當個職員？

佛 是這樣便不會不絕的將我們困煩在一處了。你可在城中經商，我必改變工作。

格 你願嗎？

佛 事實是因我不適宜以前的工作。我爲要保護眼睛受逼迫，格來福；牠們真煩惱我。

格 你的眼睛本來是柔弱的。

佛 現在還是如此。此外，環境亦能令我住在那邊——無論如何必有一次的。

格 那於我確定個新的觀念。

佛 聽，格來福：有許多事堅持處於我們之中；但我們總是父子。我們亦應在各事中互相體貼了解。

格 你自然以爲是外表？

佛 好，或有些事情仔細想想，格來福，你不以爲這是可能的嗎？

格 (冷淡的注視他) 有些事情還在後邊。

佛 如何？

格 你要在許多法子中利用我。

佛 我們有了這樣的親密關係，自可常相互用。

格 是，所以大家說。

佛 我極歡喜你與我一時同住家裏。我是個孤寂的人，格來福；我常覺孤寂，在我的過去的生命中；但最要緊的是我有了年紀。我要些人在身邊。

格 你有沙倍夫人。

佛 是，我有她；並且我可說她是我所必要的。她是敏捷且具溫和的性情；最有益於我的是她增光我的住宅。

格 好，那末，百事便隨你所欲了。

佛 是，但我恐不能畢竟如是一個女子是容易尋出她的虛偽的地位在世界的眼光的。爲此之故，對於男人并無好處。

格 呵，當一個人開了與你一樣的宴會，他可大冒險了。

佛 是，但是女人若何，格來福？我恐她不能長久接受這情形；倘她是能——即是與我發生戀愛，她必乘機作起繼母及那等差事！你想，格來福——你，用你的公平而強健的理智！

格 (中止他) 告我一句：你想與她結婚否？

佛 假設我想？那便怎樣？

格 那便是我所要說的那便怎樣？

佛 你毅然不贊成的！

格 并非全然。又無何意。

佛 我不十分明白你的愚愛對於你的母親的記憶！

格 我并不堅強。

佛 好，無論你是與否，在各事中，你的重量已由我腦裏引上來了。在這件事我極歡喜依賴你的同意。

格 (直視他) 我知道你要處置利用我了。

佛 處置利用你是如此的表白！

格 呵，我們不要精選字句——無論如何，倘非我們獨在一處（短促的一笑）好好。這是極其緊要。使我個人到城裏去了。爲沙倍夫人故，我們的家庭中有種要求——一張孝愛的預表。那確是新的事件。

佛 你敢用舌說這等的話！

格 此地也早有家庭生活嗎？我永不能記得。但現在你的計劃要求那些事情。當我插起孝的虔誠的翅膀奔回家，這自然無疑是報告最好的消息。看他灰色頭髮的父親的結婚。剋呢。那末還有什麼不對的謠言給這可憐已故的母親順受她的兒子將這些在一次消滅了。

佛 裕來福——我相信世界上沒有比你更痛恨我的了。

格 我在隱密的地方窺見你。

佛 你用你的母親的眼光看待我。（稍低聲）但你要記得她的眼睛是常常朦朧不明的。

格 (顫抖) 我曉得你的指示了。但誰是應爲母親的不幸的嬌弱而責備的？你爲何，及那些

——最後是你介紹給耶馬亞克台的女人，當你是——噓！

佛 (覺他的肩) 句句都像你母親說的話！

格 (未留意) 他現在用他的極大的孩童的信心範圍住這全然的姦滑——與這等人同住在——屋中，永不夢想到他所說的家庭是建造在虛僞之上！(走近一步) 當我考察你的過去，

誠像戰場上用手分裂的生命。

佛 我開始思索這隙怨把我們分得太開了。

格 (俯首自省) 我已發覺，所以就攜帽走吧。

佛 你去了！走出房子外邊嗎？

格 是，最後我明白了我的生命的使者。

佛 什麼使者？

格 簡我告你，你定要笑的。

佛 一個孤獨的人是不易見笑的，格來福。

格 (指向背影) 看，父親！大臣們與沙倍夫人作捉迷藏的遊戲呢，——夜安，再見。

(他從背後走出向有。同伴們在外房可見，傳出歡樂的笑聲。)

佛 (啾啾窺視在格來福之後) 哈！可憐的墮落者——他說他不是個兇猛者！

第二幕

耶馬亞克台的照相室，一間光亮大小適度的頂樓。右傍是一方用大塊玻璃配成的斜屋，半為綠幕所遮蔽。右角的背後為一入口門；門邊前面較遠處有一門通客廳。兩門相對，中有一火爐。背後為一廣的雙扇的活門。照相室雖簡樸，但裝飾得^本很得當且相宜。右邊兩門的中間從牆上突出一點，有一沙發，一桌几，及幾張椅子，桌几上有一用罩遮蔽着的燈；火爐傍為一圈手椅。各種關於照相的器具擺放在房中。牆之後面，雙扇門的左邊，放一書櫥，內含有書箱子幾件，化學瓶幾個，器具，傢伙，及別的東西。照相與小物件如駱駝毛的鉛筆，紙，等堆在桌上。真娜亞克台坐在桌几傍的椅子上綴縫。海非格正坐在沙發上用手遮着雙眼，用拇指着耳地讀一本書。

貞 (閃眼一兩次在海身上似有隱密的憂慮，便說道：)海非格！

海 (放下筆，手向高望)是母親？

貞 親愛的海非格，你不可坐着讀太長久。

海 呵，母親，我不可再多讀一點嗎？祇有一點？

貞 不，不，你現在定必將你的書放下。父親是不歡喜的；他自己晚上是永不讀書的。

海 (閉上了書)不，父親并不留意讀書。

貞 (將她綴縫的東西放在一邊，從桌上取起一枝鉛筆與一本小賬簿。)你可記得我們今天付奶油

錢多少？

海 一古龍六角五分。

貞 對的。(放下)這奶油真是貴得可怕。還有燻臘腸，牛奶餅乾——讓我算——(寫)還有火腿

——(加起)是那真好——

海 還有啤酒。

貞 是自然(寫)總計起來不少了!但我們不能處理比此更少。

海 那末父親出去時,我們不必有沸熱的中膳了。

貞 不那只有好處,我拿着八古龍半的照相費呢。

海 真的!有這多大的數。

貞 正好八古龍半。

(靜默。貞娜仍執起她手上的綫,海非格取着紙與鉛開始作畫,用左手遮蔽眼睛。)

海 想想父親在佛里先生的大宴會中不是很快樂的嗎?

貞 你要知道他實在不是佛里先生的客中之一。這是他的兒子請他的。(停息)

我們與佛里先生并無關係。

海 我渴望父親回家。他允許我問沙倍夫人給些好東西與我的。

貞 是,我告你,那邊房內有許多好的東西。

海 (仍是作畫)我肚裏覺得有點餓。

(亞克言腋下挾着一個紙包，另外的紙包放在衣袋中，從入口門處進。)

貞 祖父，今天來得怎麼遲呀！

亞 他們將事務所門關上了。因此等在葛卑克房內。之後他們讓我過去一停。

海 祖父，你得着繕寫的職務嗎？

亞 看這個總包。

貞 那多麼重大。

海 你袋中還有一包。

亞 不要緊，那沒有什麼。(將杖放在一隅) 這種工作能使我長久保持，貞娜。(稍許開起牆後一

扇滑門) 勿作聲！(偷窺房內一息，重又謹慎的推進去。) 嘻嘻！她們統統睡着了。她自己跑進

籠中呢，嘻嘻！

海 祖父，你以為她在籠中不冷嗎？

亞 并不冷！用那許多稻草嗎？(走向左邊較遠之門) 我猜度此地有火柴。

貞 火柴在抽屜內，

(亞克台走入他的房內)

海 好運氣祖父得着繕寫的職務。

貞 是，可憐的祖父；這不過一點給他的微小的進款。

海 他終日難坐在那可怕的伊利克生小姐處呢。

貞 他一些也不願。(停息)

海 你能料他們仍舊在宴席上嗎？

貞 上帝知道；似像或非。

海 推想起來父親正在吃得快意呢！我深知當他回來時必振作精神的。你以為然嗎，母親？

貞 是；倘我們告他已有屋出租！

海 但我們今晚是不需的。

貞 呵，我們并無危險，我告你。這對於我們毫無用處的。

海 我的意思說不要在今晚，因父親無論如何總好答應。出租時期最好改爲別的日子。

貞 (橫看着她) 當父親今晚回來時你歡喜告他幾種好的消息嗎?

海 是那些事情或者是有趣的。

貞 (自相思索) 是，是，有些事情在那裏面。

(老亞克台復進，又在前門右傍走出。)

貞 (半移她的椅子) 你要廚房裏的東西吃嗎，祖父?

亞 是，是，我是不要費神。(走出)

貞 他不是推撥火爐嗎? (等一刻) 海非格，去看他作什麼。

(亞克台復進，執一瓶熱水)

海 祖父，你得着熱水嗎?

亞 是，熱水，有些用途，我要寫，可是墨水像菜羹一樣的濃厚——

貞 但你最好先去吃晚飯，祖父，就擺在那邊。

亞 不要爲晚飯而煩勞的，貞娜。我很忙。不要人跑到我房內來。無論誰——停。

(他走入他自己的房內，貞娜與海菲格互相觀望。)

貞 (溫柔的) 你能推想他的錢是從何處來的？

海 或者是從葛卑克處。

貞 并不。葛卑克是常寄錢與我的。

海 那末他必定在什麼地方得着堅固的信用了。

貞 可憐的祖父，誰要給他信用？

(耶馬亞克穿着外衣帶着重的氈帽，從右邊進。)

貞 (拋下她的綴縫的東西立起) 爲什麼亞克台，完畢了嗎？

海 (同時跳起) 父親，我渴望着你早點回來！

耶 (脫下他的帽) 是，許多人早已走了。

海 更早？

耶 是，你曉得這是個宴會。（取下外衣）

貞 讓我幫助你。

海 我也要。

（她們將他的外衣取下掛在牆的背後）

海 有許多人在那邊嗎，父親？

耶 不，不多。我們是十二或十四在一桌。

貞 你與他們統談話嗎？

耶 呵，是，稍許，但格來福留我很長遠。

貞 格來福是與早先同樣乖僻否？

耶 他無甚可觀。老人家已回家嗎？

海 是，祖父是在他的房內寫字。

耶 他說些什麼？

貞 不他應說什麼？

耶 他沒有說些關於——我聽見他與葛卑克的事情。我要去見他一見。

貞 不，不，還是不要去好。

耶 何故？他說不要我進去嗎？

貞 我想他今晚無論誰都不願見！

海 (作口號) 哼——哼！

貞 (不注意)——他已進來拿過開水！

耶 哈！那末他是——

貞 是，我也預料。

耶 呵！上帝！我的可憐，衰老，白髮的父親！——好，好，讓他坐在那邊享受點愉快吧。

(老亞克穿着房內的衣服帶一燃着的煙筒從他的房中走出。)

耶 回來嗎？想起來是你談話的口聲。

耶 是，我剛來。

亞 你沒有見到我嗎？

耶 不但她們對我說你經過此地——所以我將跟你。

亞 哼，祝你安好，耶馬——那些是什麼人？

耶 各種的人都有。如富羅大臣，佩李大臣，卡斯本司大臣，及那些大臣等等——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亞 (點頭) 真娜，聽那句什麼大臣都有！

真 是，我聽見在那房中的大臣現在都是可敬畏的文雅之士。

海 大臣們唱歌嗎，父親？或者他們會讀得很響嗎？

耶 不，他們祇是糊言。他們要我背誦什麼；但我能比那種更好。

亞 你不被說服嗎？

真 呵，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 一個人不可受大眾的招呼與指使的。(踱步房中)那無論如何不是我的主意。

亞 不，不，耶馬是沒有被招呼過。

耶 我是不能偶然作人的娛樂品的，當我廁身社會時，讓他們自己去作吧。這等人終日在大筵席中飽食醉飲。因他們想奮勉得點感情的酬報。

貞 但你沒有說過那個？

耶 (作噤聲聲) 呼呼呼——信條，我給他們一點注意。

亞 不是大臣們嗎？

耶 呵，爲什麼？(稍響)之後，我們有一些關於 TOKAY 的小討論。

亞 TOKAYI 是你中意的好酒！

耶 (走前不動) 這或許稱爲好酒。但你自然也知道葡萄有不同；葡萄的多少是單靠陽光的強弱爲標準的。

貞 亞克台，你什麼都知道呢。

亞 他們不是爲那個而紛爭嗎？

耶 他們試想；但被請願發覺大臣們與此正像——那與他們也有關，一籠異樣的麵包各有異樣的品質。

貞 你想的是什麼事情！

亞 嘻嘻！他們暗記在那煙筒上嗎？

耶 公理在他們的口中。

亞 你聽見那話嗎，貞娜？他說大臣們句句都是對的。

貞 渴望！公理在他們的口中！

耶 是，但我不願講這個。誰也不要說這種事情。所有的事件已平靜和諧的過去了。他們是和善而帶懇切的人；我不願去毀謗他們——不是我！

亞 公理在他們的口中，雖然——

海 (慈愛的) 你的那套衣服多麼美觀！真合你的身體呢，父親。

耶 是，你不以為然嗎？這一套真是十分合適。幾乎像我自己做的一樣合適——腋下有點緊；

——幫我，海菲格。（脫下衣服）我要穿短衫。我的短衫在何處，真娜？

貞 在此地。（舉着短衫幫他）

耶 那就是！明天早晨不要忘記將這套衣服寄還摩肺凱。

貞 （遠處）我自為你行的。

耶 （伸腰）之後，這對於我有極濃厚的家庭感情。一種自由簡易的內裝很合我的入品。你不以為然嗎，海菲格？

海 是，父親。

耶 當我解寬領帶成爲平滑兩端——像這樣——

海 那樣使你的上髭很好并且掃除你的捲鬚。

耶 我不稱牠全爲捲鬚；却說牠爲東髮。

海 是，對於捲鬚太大了。

耶 東髮是要比較好聽些。

海 (停歇，急拉其短衫。) 父親!

耶 好，這是什麼?

海 呵，你自然很知道的。

耶 不，我實在不——

海 (半笑半低語) 呵，是父親；不要煩我太久了!

耶 何故，你是什麼意思?

海 呵，那是無意味的，來，他們在何處，父親？你記得你應許我所有好的禮物嗎?

耶 呵——倘我忘記了所有的東西!

海 父親，你現在只是煩惱我呵！這對於你太不好了！你將那些東西放在那裏?

耶 不，我確是慌忽去取了。但等一刻，我有別的東西給你，海菲格。

(去在衣袋內尋找)

海 (蹣跚拍她的雙手) 呵, 母親, 母親!

貞 你看那邊; 倘你即時給他——

耶 (取着一張紙) 看, 這就是。

海 那種那祇是一張紙。

耶 我的親愛的, 那是一張菜單; 完全一張菜單。你看這裏: 'MENU', 意思是菜單。

海 還有別的東西嗎?

耶 我告你, 別的我都忘記了。可是你應聽我的話, 這些甜味是極不易滿足的。坐在桌邊讀這張菜單, 我將解釋給你聽, 這盆碟上有如何的滋味。海菲格, 到這裏來。

海 (瀟下淚珠) 謝謝你。(她自坐着, 但未讀, 貞鄭與她密語, 耶馬注意及此。)

耶 (最步房內) 這種怪異荒誕的事情, 在家庭中爲父的人是要審察的; 但他倘輕忽了最小的瑣事, 必受冷酷的面孔所薄待的好, 好, 一個人可常常那樣。(停近火爐, 靠他父親的椅邊。)

今晚已窺探過那裏面嗎, 父親?

亞 是，自然我已窺探過了，牠已進籠。

耶 呵，牠已進籠。那末牠可被用的了。

亞 是，正如我所預言。但你曉得還有點小事——

耶 幾種改良，是

亞 你曉得，快要完成了。

耶 是，讓我們來談談這改良，父親來，讓我們坐在沙發上。

亞 好的。哼——先要將我的烟筒裝滿。裏邊的要挖牠出來。哼。（他走入他的房中。）

貞 （對耶馬微笑）他的煙筒！

耶 呵，是，貞娜；讓他一個人——這可憐衰弱的老人——是，這些改良的方法——我們還是明天提出來好。

貞 你明天難得有機會，亞克台。

海 （插嘴）呵，是他能，父親！

貞 | 記住印刷品必須重校訂過；他們寄給他們有幾次了。

耶 現在那邊仍是那些印刷品！我必通夜將牠作完！有什麼新的章則要加入嗎？

貞 不，惡運氣；明天我除了二個集會以外無別的事情。

耶 沒有別的嗎？倘大眾不用意志處置！

貞 但我將如何算爲較好？不是用報紙竭力設施宣傳？

耶 是報紙，報紙；於我們有莫大的利益。我亦猜測沒有人看房子？

貞 不，未曾。

耶 那是維一的希望。倘大眾不睜開他們的眼光！除了真正的努力外什麼都不能幹成的，真娜！

海 (走向他) 我可給你笛嗎？父親？

耶 不，我不要笛；我不要世界上的享樂。(躡步) 是，明天我必作工；若不是你將看見。你也諒能明瞭我必竭盡精力長久去做的。

貞 可是我的親愛的亞克台，我不以為那是對的。

海 父親，我可拏一瓶啤酒與你嗎？

耶 不，自然不要。我沒有什麼請願，沒有什麼——（前來不動）啤酒你不是講啤酒嗎？

海 （歡心）是父親；優美新鮮的啤酒？

耶 好——因為你的主張，你可拏一瓶進來。

貞 是；我們將和好而安樂。

（海菲格跑向廚房門）

耶 （在火爐停止她，注視他，用雙手圍住她的頭頸將她緊壓住。）海菲格，海菲格！

海 （笑中帶哭）我親愛，仁慈的父親！

耶 不，不要那樣叫喚我。我已經在富人桌上宴會過——飽食呻吟在餐臺上——我不能即——

貞 （坐在桌傍）呵，胡說，胡說，亞克台。

耶 這不是胡說！你不要太為難我。你要曉得我是完全愛你的。

海 (鼓掌包圍他) 我們熱情的愛你，呵，父親！

耶 倘我是無理由時——那末——你須牢記我是個被憂慮的主人所纏繞的人。那邊，那邊！

(擦乾眼睛) 這兒不要啤酒。把笛給我。

(海非格跑去由書箱中取出)

耶 謝謝！很好。笛放在我的手上，你們兩人在我傍——暖——！

(海非格坐桌邊近貞娜；駝馬前後彷徨，極有精力的吹起笛，并作起一種波希米 BOHEMIAN 農人跳舞，但音調極紆慢哀傷，又帶着動情的表現。)

耶 (折斷和音，張開左手給貞娜，柔情的與她說：) 我們的住宅雖窮苦卑陋，貞娜；但總是家庭。我用我的全心說：這兒就是我們幸福的生長地。

(他開始重舞，未幾，有叩門聲。)

貞 (站起) 靜，亞克台，我聽見有人在門外。

耶 (放笛在書櫃中) 那邊！

(貞娜走去開門)

格來福佛里(在進路)請原宥！

貞 (輕微的從背後起) 呵！

格 | 攝影師亞克台先生在此嗎？

貞 是他。

耶 (走向門) 格來福！你以後就來嗎？好，那末請進來。

格 (進) 我向你說過要來看你的。

耶 但今晚！你已離開宴會了嗎？

格 我已離開筵席與父親的家庭——晚安亞克台夫人。我不知你認識我否？

貞 呵是；再曉得小佛里先生是不難的。

格 不，我極像你的母親；所以你能記得她是無疑的。

耶 離開你父親的家庭，你不是這樣說嗎？

格 是，我已去旅館。

耶 確實的好，你既在此地，就脫下衣請坐吧。

格 謝謝。

(他脫下外衣，他現在穿着一件樸素，灰色粗俗的衣服。)

耶 這兒，坐沙發上，使你自己舒適些。

(格來福自坐沙發上；耶馬取一椅放在桌邊。)

格 (看他四周) 這些是你的住宅的四分之一，耶馬——這是你的家庭。

耶 這是照相室，你可看出來！

貞 但却是我們屋中最大的房間，所以我們通常是在此地的。

耶 我們常住一較好之處；可是這塊地方有很大的便利，外邊尚有主要的房間！

貞 且我們還有一個房間在那邊走廊上要出租的。

格 (對耶馬) 呵——沒有寄宿的人嗎？

那 不，未曾，你曉得房客不易找呢；你必睜開眼光。（對海菲格）啤酒怎麼樣了？

（海菲格點頭走入廚房）

格 那是你的女兒？

耶 是，那是海菲格。

格 她是你的唯一的女兒嗎？

耶 是，只有她。她是我們生命的安慰者，且——（低聲）同時又是我們最深切的悲哀者，格來福。

格 這是什麼意思？

耶 她極危險要失去她的視覺呢。

格 變成盲目嗎？

耶 是。這是第一次顯現的預兆，至於她自己有時并不覺得。但醫生已通知我們。這將成爲無醫救的了。

格 這是如何可怕的不幸！你怎麼付度的？

耶 (嘆息) 一定是遺傳。

格 (驚起) 遺傳?

貞 亞克台母親的視覺是薄弱的。

耶 是，所以我父親說；我不能記得她。

格 可憐的小孩！她如何能忍受！

耶 呵，你可推想我們是沒有心去告她的。她從未夢着危險。她是快樂不留神的像一支啞的小鳥，鼓起翅膀在無窮的深夜中生活着。(克捷狀) 對於我是太痛苦難當的了，格來福。

(海菲格執一托盤放在桌上，盤上擺着啤酒與杯子。)

耶 (撫攆她的頭髮) 謝謝，海菲格。

(海菲格將臂繞圍他的頭頸，與他細語)

耶 不，現在沒有麵包和奶油。(上看) 不過想你是要的，格來福。

格 (作拒辭姿勢) 不，謝謝你。

耶 (依然抑鬱) 好，你隨時可帶一點同樣的。麪包皮我也要的。費神加點奶油。

(海菲格高興的點着頭，重向廚房走去。)

格 (用目跟隨她。) 她別的都極健康強壯。

貞 多謝上帝，在別的方面，她毫無妨礙。

格 她極允願像你，亞克台夫人。她幾歲了？

貞 她正十四歲；後日就是她的生日。

格 她在年齡上長得很美觀呢。

貞 她舊年長得很奇怪的快。

格 這能使人覺悟看青年人長起來因而日想到自己——你自結婚之後有幾年了？

貞 我們結婚——讓我算——正是十五年。

格 與你的女兒的年齡差不多長的？

貞 (留意注視他) 是，不錯。

耶 是，真是十五年另幾個月。（改變口音）

格 當我活在那時，我覺得時候極紆長；現在過去了，我真不知這光陰是如何的過去。

（老亞克台從他的房內走出來執煙筒，頭上戴着一頂舊式的軍帽；步態動蕩。）

亞 來，耶馬，讓我們坐下對於此事作個較好的談論——哼——什麼人是重荊了？

耶 （走向他）父親，我們此地有個來賓——格來福佛里——我不知你會記得他否？

亞 （注視格來福，他立起。）佛里那個是兒子嗎？他要我什麼？

耶 沒有什麼；他是來看我的。

亞 呵！那末沒有什麼糾葛的事情嗎？

耶 不，不，自然沒有。

亞 我不怕那個；你看；但是——

格 （走橫過他）亞克台副官，我從你的舊獵場上帶給你一種恭賀。

亞 獵場上？

格 是，這是在哈代地方工作時，你也曉得的。

亞 呵，那邊。我從前極明白這許多地方。

格 那末你早是個大獵人了。

亞 我是，我承認的。你且看我的軍帽。我不叫人在屋外戴着。所以我長久不到街道上去了。

（海菲格進，拿一盆麵包及奶油放在桌上）

耶 坐下，父親，喝一杯啤酒。格來福，自己動手吧。

（亞克台口中喃喃兩腳蹣跚的走過沙發。格來福自坐在椅上近着他，耶馬在格來福別的一傍。貞潔坐

着稍離桌邊，綴縫；海菲格立在他父親傍。）

格 你記得否，副官亞克台，耶馬與我如何常常在夏日及聖誕節來看你？

亞 你嗎？不，不，我記不牢。但是我確是個整齊的獵人。我也曾經打射過熊。且共打着九隻。

格 （注意的與他表同情）現今不再從事打獵嗎？

亞 不能那樣說的，先生。現在去打或許以後。自然不是從前的路。你看這樹林——這樹林——這樹林——（喝酒）那邊的樹林長得很好嗎？

格 不是與你早時一樣好。現已苗條稀疏得多了。

亞 稀疏了嗎？（較溫柔而又恐慌）這是很危險的工作。不幸的事來了。樹林被自己戕害了。

耶 （注滿杯中）走來一點吧，父親。

格 一個人如何能像你——一個在寥廓空氣中的人——住在氣悶城中的中心，圍繞住四層牆壁？

亞 （靜默的笑，并閃眼在耶馬身上）呵，這裏不能算不好呢。不是全是不好的。

格 但你沒有失錯在各種事情中——清涼柔和的輕風，高原上樹林中的生活，置身於飛禽走獸之中——

亞 （微笑）耶馬，我們可讓他看嗎？

耶 （急迫又帶點煩惱）呵，不，不，父親；不是今晚。

格 他要告我什麼？

耶 呵，這點事情——你下次可以知道。

格 (接着對亞) 亞克台副官，我想你最好與我同去作工；我確就要回轉去的。你在那邊定

能得着繕寫的職位的。至於此地，地球上沒有什麼能使你發生興趣——沒有什麼能使
你上進。

亞 (張目驚異的看他) 我沒有什麼在地球上可——

格 你自然有耶馬；但他有他自己的家庭。一個像你一樣的人是常有自由放蕩的情感的
(6.)

亞 (以拇指弄鼻) 耶馬，他曉得了！

耶 呵，此刻你以為是有價值的嗎，父親？這是黑暗的。

亞 胡說；有月光的呢。(站起) 他必曉得，我告你。讓我過去！耶馬來幫我忙。

海 呵是，做父親。

耶 (站起) 那很好。

格 (對貞娜) 這是什麼？

貞 呵，畢竟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耶馬與亞克台退入牆後，各人將滑門稍推進背後；海非格助老人；格來福獨留在沙發上；貞娜仍坐在綫毯。經過門邊，一個又大又深不整列的頂樓可在一塊隱地的角隅見到；兩根火爐氣管由底房通上。

(月光從天窗外射進在大部份的房內；餘的幽暗朦朧。)

亞 (對格) 倘你歡喜就把窗關上。

格 (走過他們) 怎麼這是什麼？

亞 留意你自己吧。

耶 (似有些困頓) 你曉得是屬於父親的。

格 (在門後，注視頂樓上) 爲什麼，亞克台副官你養家禽的？

亞 我是養家禽的。牠們現已去籠中睡了。你明天日裏可以見到先生！

海有一！

亞 嘶！不要提及這事。

格 我見你還有鴿子呢。

亞 呵是，這兒沒有鴿子。牠們的棲所在屋頂的樹上；你知道鴿子喜睡在高處的。

耶 那些不統是普通的鴿子。

亞 普通確不是我們亦有家鴿，與一雙凸胸鴿。但到這邊來！你看見牆底下的筐嗎？

格 是；你有什麼用處？

亞 那是給兔子睡的，先生。

格 我的親愛的；你也有兔子的？

亞 記牢我的話，我們是有兔子的。他們要知道我們的兔子呢，耶馬！我告你現在碰着了！

這裏我們是有的！走開，海菲格。立在此地；對的，且看下那邊——你不見籠中的稻草嗎？

格 是。我能看出一種家禽在籠內。

亞 呀！「一種家禽」！

格 這不是一隻鴨嗎？

亞 (受痛創的) 爲什麼，自然是一隻鴨。

耶 但你想這是何種的鴨？

海 這不是完全普通的鴨！

亞 嘶！

格 亦可算爲 MUSCOVY DUCK 了。(譯者註：MUSCOVY DUCK 是一種巨鴨，產於

墨西哥巴西一帶，但亦有馴養於家中者。)

亞 不，先生！佛里；這不是 MUSCOVY DUCK 是一種野鴨！

格 確實的嗎？一種野鴨？

亞 是，那就是你叫他「家禽」的便是野鴨。這是我們的野鴨，先生。

海 我的野鴨。這是屬我的。

格 住在頂樓上嗎？她便利否？

亞 你曉得，自然有水槽給她潑水的。

耶 隔一日便改換新鮮的水。

貞 (轉身向耶馬)可是親愛的亞克台，水是由冷結成冰的了。

亞 哼，我們最好關起，不可擾她的夜間休憩。海菲格，關起來。

(耶馬與海菲格同推頂樓之門)

亞 將來你可看出她的天性來。(坐在近火爐的圈手椅上。)這些野鴨是新奇的東西，我告你。
(66)

格 你怎麼捉來的，亞克台副官？

亞 不是我捉來的，是城中某人送來的。

格 (稍驚)那個人不是我的父親嗎？

亞 你猜中了。你的父親，沒有別人。哼。

耶 奇怪你能猜着，格來福。

格 你告訴我你欠我父親許多東西，所以我想或者——

貞 但我們沒有從佛里先生自己處得着鴨——

亞 我們一樣感謝哈康佛里，貞娜。（對格來福）他是從船上打着帶下來的，你看。但是你的父親的眼光不好，哼，牠只是受傷。

格 呵！我推測她身上得着兩個彈子呢。

耶 是，兩三顆。

海 她躲在她的翼下，因此不能飛了。

格 我估度她潛入水底的，噯？

亞 （欲睡，粗音的）自然野鴨常常如此的。他們打到水底深處纔得着，先生——咬刺着自己迅速的被昆布海草等所纏繞了——各種的污穢的雜物便在底下生長了。野鴨永不能再起來。

格 但是你的野鴨重新起來，亞克台副官。

亞 你的父親有隻驚奇靈敏的狗。那隻狗——牠隨鴨鑽入水底重將她撈起來。

格 (轉向耶馬) 那末她就送到這兒給你嗎?

耶 不立刻;起先你的父親將她攜到家中。但她住在那邊不順利;所以彼得生遂定她最後的命運!

亞 (半睡) 哼——是——彼得生——那個蠢漢——

耶 (極溫柔的說) 那便是我們得着她的原因;因父親曉得一些彼得生;當他聽見野鴨時,他得着轉給我們。

格 現她在頂樓上安好嗎?

耶 是,極其安好。她已得着肥壯了。你看,她養在此地很長久,甚至失去了本來的野性;生活;這是依靠她的肥壯的。

格 你正在那邊,耶馬。永不要讓她看見天與海——但我不能留得太長;你的父親要睡了。

耶 呵,因為那——

格 可是，稍等一忽！你說你有個房間出租！一個餘下的房間？

耶 是；那便怎樣？你知道任何人嗎？

格 我能租那個房間否？

耶 你？

貞 呵，不，佛里先生，你！

格 我可租那個房間否？倘可，明天早晨即將所有的東西搬來。

耶 是，無上的歡心！

貞 但是佛里先生，這簡直不是你所適合的房間。

耶 爲什麼，貞娜！你怎麼可以那樣說？

貞 爲什麼，因這房間既不寬暢，而光線又不充足，且！

格 那實無關緊要的，亞克台夫人。

耶 我却稱爲幽靜精緻的房間，裝置也不算壞。

貞 但勿忘底下兩個人。

格 兩個是誰？

貞 有一個曾當過教授！

耶 那是摩肺凱——文學士摩肺凱先生。

貞 別的便是禮林醫生。

格 禮林？我有點曉得他；當他在哈代任職時。

貞 他們是有順序的狂飲者。有時晚上也在外邊流蕩；有時終日在家，他們不是常常正與

！

格 誰也容易慣於那種事情的。我敢說我願做野鴨！

貞 哼；那末，我想你第一要緊的，無論如何應睡在這籠內。

格 亞克台夫人，你似乎不願我在這屋內。

貞 呵，不怎麼使你那樣想的？

耶 你的舉動實怪異呢，貞娜。（對格來福）那末我推測你現在要耽擱到城裏去？

格 （穿上外衣）是，我現在圖望在此地。

耶 到你父親家裏去嗎？那末你有何種建議？

格 呵，倘我曉得那樣，我必不決裂的離去的！可是一個人已不幸的稱爲格來福！「格來福」——「佛里」在其後；你會聽見可驚異的事情嗎？

耶 呵，我不以爲然。

格 噓！我要藐視那批回復我的名字的人。但是當一次已被定罪像格來福一樣的！如我佛里在這世界上！

耶 （笑）哈哈！若你不是格來福佛里，你願做什麼呢？

格 倘我揀選，我必最願做一靈敏的狗。

貞 一隻狗！

海 （不願的）呵，不是吧！

格 是，一隻驚奇靈敏的狗；他隨着野鴨到水底，當野鴨咬刺着自己，迅速的被昆布海綿等所繞着在瀧泥中間的時候。

耶 照我的話，格來福——我一點都不知道你被什麼所驅使。

格 呵，好，若你作了，那就不聰明了。我明天早晨搬場想已明白。（對貞怒）我決不煩擾你的什麼都爲我自己做。（對耶）別的我們明天再講——夜安，亞克台夫人。（向海點頭）夜安。

貞 夜安，佛里先生。

海 夜安。

耶 （點燭）等一息；樓梯是黑暗的，我給你些光吧。

（格來福與耶馬從入口門走出）

貞 （直注視他，將縫織物放在膝上。）人要作狗不是驚異之談嗎？

海 你知道，母親——我相信他的意思以爲不同的事情呢。

貞 爲什麼，他是什麼意思？

海 呵，我不知道；不過很像指他說的是諷刺的話！時刻如此。

貞 你以為然嗎？這是種怪事。

耶 (回轉) 燈仍是燒着呢。(將燭吹熄放下) 最後我們可吃飽了。(吃麵包與奶油) 好，你看，貞娜

——倘你睜開你的眼光！

貞 怎麼睜開你的眼光！

耶 怎麼，我們最後不是僥倖的得着房間租出嗎？想想——一個像格來福的人——一個和善的舊友。

貞 好，我不知道這是怎麼說法。

海 呵，母親，你可看出這是種遊戲！

耶 你太奇怪了。從前一心想租出；現在忽而不肯。

貞 是我肯的，佛里，倘是別人！但你估料佛里先生將說什麼？

耶 老佛里嗎？這與他無關。

貞 可是你自然看得出他們倆又再發生誤會了，或者少年人不願離開家裏。你深曉得他們倆是不能和合的。

耶 極不像，但！

貞 現在佛里先生或許要追想你煽惑惑！

耶 那末便讓他追想！佛里先生爲我作不少事情；我早已承認了。但那不能使我永遠依賴他。

貞 可是，我親愛的亞克台，祖父或者要忍受痛苦。他要失去葛卑克給他的一點小工作。

(74)

耶 我幾乎可說如此更好！一個像我的人要看他的灰髮的父親被款待如印度下級賤民一樣不是很屈辱的嗎？可是我信完成的時候已經到手。(取新鮮麵包及奶油)我極明瞭我有生命的使者，我意現已完成了！

海 呵，是父親，做！

貞 靜！不要驚醒他！

耶 (較溫柔的) 我說我要完成這個。當日期到時——那便是我要說最好將房間出租；因可使我得着更好的自立。有生命使者的人必要自立的。(動情的靠在圈手椅傍) 可憐的年長白髮的父親！信靠你的耶馬。無論如何，他還有寬闊強健的肩膀。你將在來日良辰醒起，且

——(對貞娜) 你不相信嗎？

貞 (起) 是，我自然相信；但同時我想要使他到牀上去。

(他們謹慎的扶持老亞克白)

第二幕

耶馬亞克官的照相室。這是早晨。陽光照在斜屋的大窗內；幕引在後邊。耶馬坐在桌傍很忙的修理面前
的照像片。貞娜戴着帽子，穿着斗篷，手攜一籃，從進口門走入。

耶 已經回來了嗎，貞娜？

貞 呵，是一個人不願讓草生在自己腳底下的。（將籃放在椅上，并取下東西。）

耶 你望進格來福的房間嗎？

貞 是，我已望進。我告你，這是希有的景像；他已開始作了一桌精美的菜。

耶 怎麼樣的？

貞 他決意什麼都爲自己；所以他燃起火爐作工，可是他旋去了風閘門，直等到全間都煙

起來。噓！有一種氣味適——

耶 好，確實的！

貞 那不能說不好；因他想除去爐火及倒了水壺的水放在火爐中，所以將全地板變弄為污穢的泥水了。

耶 這是如何的厭煩！

貞 我已叫司閽者的妻子爲他理清了，他真是豬！但房間只到今天下午爲止。

耶 霎時間他正幹什麼？

貞 他說要出去一息。

耶 我也在頃刻間注視他——你去之後。

貞 所以我聽見你叫他吃點心。

耶 你曉得只是一些早點心。這是第一天——我們不能太少。我預料你已預備了些東西在屋裏了。

貞 我須去找尋些來。

耶 不要切得太好，因我想禮林與摩肺凱也要來的。我剛纔碰到禮林在樓梯上，所以我必

貞 呵，我們想他們倆都是一樣的東西嗎？

耶 慈愛的上帝——他們倆簡直沒有什麼分別。

老亞克台（開門望進）我說，耶馬！（看貞娜）呵！

貞 你要什麼，祖父？

亞 呵，不要什麼。哼！

貞（執起籃子）你真要知道他沒有出去呢。

耶 好的，好的。貞娜，小青魚芹菜倒也不錯；禮林與摩肺凱昨夜仍在外邊放蕩着。

貞 倘他們沒有來以前我已預備好！

耶 不，他們自然不會的；用你自己的時候。

貞 很好，同時你可作點工作。

耶 好，我去作工！我盡力去作工！

貞 那末職務便在你手中了，你看。

(她拿着盤走入廚房。耶馬用筆推去照片，作偷閒懶倦狀。)

亞 (窺進，注視照相室的四周，并極溫柔的說：) 你忙嗎？

耶 是，我正在處置這幾張壞照片！

亞 好好，不要緊，只因你太忙——哼！(他重出去，門仍閉着)

耶 (接續着許久無聲：再放下他的刷子走去門傍) 你忙嗎，父親？

亞 (發出怨謗的口音) 若你忙，我也忙。哼！

耶 呵，那末很好。(復去工作)

亞 (立刻重來門前) 哼！我說耶馬，你曉得我不十分的忙碌呢。

耶 我想你在作書。

亞 呵，魔鬼取去了！葛卑克可等一兩日否？總之，這不是關於生死的事情。

耶 不；你也不是他的奴僕。

亞 且那邊別的意思！

耶 我正想那個。你要進去嗎？我可為你開門嗎？

亞 這是很好的。

耶 （站起）那末我們可以到手了。

亞 是，不錯。第一件事明天就要預備去幹。這不是明天嗎？

耶 是，自然是明天。

（耶馬與亞克台各推開滑門一半。早晨的陽光射照進天窗，有的鴿子飛翔，有的鵲在樹上叫；咯咯的

聲音在遠處的頂樓上可以聽到。）

耶 那邊現在你可得着工作，父親。

亞 （進入）你不來嗎？

耶 好，確實的，你知道——我幾乎想念——（見貞娜在廚房門邊。）我不；我沒有空；我必須工作——但現在是為我的計劃——

（他拉一根繩，幟幔從裏邊溜下，下部為一帆布，上部一緊張之魚網，頂樓上的地板只能見到一點。）

耶 （走向桌邊）所以！現在或者我能安靜的坐一忽。

貞 他仍在那邊放蕩？

耶 你願要他溜下給伊利克生小姐嗎？（獨自坐着）你要些什麼？你曉得你說——

貞 我要詢問你能否同桌與我們在此吃點心？

耶 是，我們沒有什麼拘束，我猜度？

貞 我盼望除了這兩個愛人之外，今天不要別人聚在一起。

耶 他們倆何故不能在改日聚集！

貞 你知道否，當你小睡時我告訴他們午後來。

耶 那是好極了，很好，那末我們便在此吃點心吧。

貞 好；但無須緊急將台布放上，你可在桌傍暫等一下。

耶 你想我沒有勤勞工作嗎？我刻苦盡我所能！

貞 你知道，那末之後你便可以自由。（復入廚房，稍停息。）

亞 （在頂樓門傍，網之背後）耶馬！

耶 好？

亞 畢竟我們恐怕要遷移水槽呢。

耶 還有別的我曾提及過？

亞 啞——啞——啞

（復離開門，耶馬少去工作；注視頂樓，中站立。海菲格從廚房入。）

耶 （重急坐下）你要什麼？

海 我祇想來你身傍，父親。

耶 （停息）什麼使你如此四面窺察的？或者是被吩咐來看守我的吧？

海 不，不。

耶 你的母親在外邊幹什麼？

海 呵，母親正在料理她的捲心菜。（走向後邊）我可幫你些瑣屑的事情，父親？

耶 呵，不。這是應該我自己來負擔所有的勞苦的！我的精力已用出長久。休養你的精神，

海 菲格；若是你的父親在保守他的健康！

海 呵，不，父親！你不可講導言談驚異。（她徘徊一息，停在門口細看頂樓。）

耶 告我，他作什麼？

海 我想他正在作一條新路引通水槽。

耶 除我自己之外，他是永不能管轄的！這兒我是定了罪的坐着！！

海 （走向他）讓我來拂刷，父親；我能做得很好。

耶 呵，胡說；你要傷害你的眼睛的。

海 不打緊。給我刷子。

耶 (起) 好，這不過一二分鐘功夫。

海 呸，有什麼傷害呢？(執着刷子) 那邊！(自己坐着) 我開始作這個。

耶 但要謹慎勿傷眼睛！你聽見否？我不負當的；你做照你的責任——明白那個。

海 (重修理照相) 是，是我懂得的。

耶 你對於這個極其聰明，海非格。你曉得只要一二分鐘。

(他溜走經過幕邊入頂樓。海非格坐下工作。耶馬與亞克言在內紛爭可以聽到)

耶 (在網後顯現) 我說，海非格——把架上的鉗子給我。還有鑿子。(轉入裏邊) 現在你可曉得，父

親。先讓我告你我的意思！

(海非格已取下架上需要的器具，從網中交給他。)

耶 呵，多謝。快極了，我尙未來呢。

(重入幕內；他們的作木聲及談話聲均可在裏面聽到。海非格站着注視他們。一瞬間入口門處有叫門聲

；她未注意。)

格萊福佛里 (赤頭，穿着便衣，走入接近門邊) 噯——

海 (轉身向他) 早安。請進來。

格 謝謝你。(注視頂樓) 你的屋內似乎有工匠呢。

海 不，這不過是父親與祖父。我去通報你在此地。

格 不，不要去；我甯可等一刻。(自坐沙發上)

海 這裏好像不大整潔！ (開始除去照相)

格 呵，不要拏去。那些照片已經完成了嗎？

海 是，還有幾張，我正幫助我的父親。

格 請讓我莫來吵擾你。

海 呵，不。(她收集東西坐下工作：格來福靜默的看察她。)

格 昨夜野鴨平安嗎？

海 是，我也如此想，謝謝。

格 (轉向頂樓) 看起來日間與昨夜月光下大不相同呢。

海 是，有極大的改變。早晨與午後不同；雨天與晴日亦兩樣。

格 你注意到嗎？

海 是，我將怎麼辦？

格 你也歡喜和野鴨住在一起否？

海 是，當我能管理時！

格 但我猜測你沒有許多空的時候；你自然要進學校的。

海 不，不是現在；父親恐我損傷我的眼睛。

格 呵；那末你是自修的？

海 父親應許教我讀的；可是他永無空時。

格 那末就沒有人給你一點微小的幫助嗎？

海 是，有位摩肺凱先生；但他亦不是常常——十分——

格 穩重？

海 我推想如此！

格 爲什麼，那末你必定總有空的。那裏我想可自己去研究世間的各事？

海 呵，是十分的。有幾樣極奇異的事情。

格 實在的嗎？

海 是，那些大食櫥中滿放着書籍；有許多書中還有圖畫。

格 噯哈！

海 有一張有抽屜及碟較板的寫字台，一只鐘的衣形在當中。但鐘現在并未走動。

格 所以時間已在那兒停着——在野鴨的管轄之下。

海 是還有一只舊的顏色箱及其同樣的東西；書籍等等。

格 你是讀書的，我猜度？

海 呵，是，當我有機會時。大多數是英文的，雖我不懂英文。但我留意圖畫。——有本最大的書

叫作『哈利生的倫敦歷史』HARRISON'S HISTORY OF LONDON（譯者註

…此書爲 WALTER HONISON 所著一七七五年在倫敦出版。這一定是百年長久了。書內有極多的圖畫。起頭有張沙漏與一個女人的死像。我以為那是可怕的。可是還有各種禮拜堂，堡壘，街道，以及大船行駛在海中的圖。

格 但告我，那些奇異的東西是從何處來的？

海 呵，從前有個海上老船主住在這裏，他帶了這些東西回家了。他們都常稱他爲「荷蘭飛人」的。那是特別，因他簡直不是個荷蘭人呀。

格 他不是嗎？

海 不但最後他是在海中溺死的，所以他遺下許多東西。

格 現在告我——當你坐下看照相時，你自己不要環遊考察這真實的世界嗎？

海 呵，不！我要常常住在家中幫我的父母。

格 修理照相嗎？

海 不，還不止此。我深愛上面各種的東西，并想學習彫刻像英文書中一樣的圖畫。

格 哼，你的父親有何建議？

海 我不以為父親是歡喜的；他對於這些事祇是奇異。他只要我學編籠與辯組稻草，但我并不以為是好事。

格 呵，不，我亦以為不然。

海 可是父親極有理由的說，倘我學習編籠，我可給野鴨住新籠。

格 所以你能夠的，這不是你应该做的嗎？

海 是，因為這是我的野鴨。

格 自然是。

海 是，這是屬我的。但父親或祖父高興時，我亦時常借給他們的。

格 實在的嗎？他們拿來作何用的？

海 呵，他們看過之後，就造一塊地方與她。

格 我領悟了，野鴨確被頂樓的各種人所遠離了？

海 是的，確地是因她真是個有野性的家禽，你知道的。并且她是十分可憐；她更沒有人留意她。

格 她不像兔子一樣有家庭！

海 不，至於母雞，也有小雛聚集一處；但她已被強迫離開她的朋友們。再者對於野鴨頗有奇異的地方。誰也不曉得她，並且誰也不知道她是從何處來的。

格 而且她已在海的深處了。

海 (迅速閃眼在他身上，逼住笑聲問道) 你爲什麼說『海的深處？』

格 還有別的我可說嗎？

海 你可說『海的底下』

格 呵，海的深處不是一樣妥當？

海 是；不過我聽到人說『海的深處』只覺得這口音特異。

格 爲什麼告我爲什麼？

海 不，我不；這是太愚蠢了。

格 呵，不，我相信決不是的。請告我你爲何笑。

海 好，這是我的理由；隨時我立刻可以覺到的——剎那——那邊的東西，這全房間的東西

在我看來都可稱爲『海的深處』——但這也太愚蠢了。

格 你不可那樣說。

海 呵，是因你知道這不過是一間頂樓。

格 (定神注視她) 你十分明瞭嗎？

海 (驚奇的) 那是頂樓？

格 你極以爲然否？

(海菲格靜默，張口注視他。貞娜帶着桌上的東西從廚房走進)

格 (起) 我來你處太早了。

貞 呵，你必在某處；我們差不多預備好了，無論如何。抹清桌子，海菲格。

(海菲格抹清她的東西；她與貞娜那時放下衣服。格來福自坐在圈手椅上翻着一本貼照片的空白簿冊)

格 我聽說你能修改照片，亞克台夫人。

貞 (斜視他) 是，我能。

格 那是非常僥倖的。

貞 怎麼——僥倖？

格 我的意思以為自亞克台學攝影術之後。

海 母親也能攝影呢。

貞 呵，是；我是被細束去學的。

格 我猜度這生意是全賴你的力量？

貞 是，當他自己忙的時候——

格 我敢說他祇是奉待他的老父。

貞 是；你不能希望像亞克台一樣的人做別的事情除了與狄克、湯姆，及亨利駕車玩耍外。

格 我極與你表同情；可是有一次曾作過一回事——

貞 佛里先生，你自然明白亞克台不像平常的攝影師的。

格 自然不是；但仍——

(頂樓上發現槍聲)

格 (驚起) 那是什麼？

貞 噓！現在他們又開槍了！

格 他們那邊有火器嗎？

貞 他們在外面擊射。

格 什麼！(在頂樓門邊) 耶馬，你開槍嗎？

耶 (在網內) 你在那邊？我并不知道，我正收集——(對海菲格) 你為何不告我們？(走進照相室)

格 你在頂樓擊射嗎？

耶 (指示他一枝槍的手箱) 呵，祇有這東西。

貞 是，你與祖父將來要用那枝手鎗闖禍呢。

耶 (受刺激的) 我信我早已告你那種火器叫做手鎗了。

貞 我很曉得不能做出什麼好事的。

格 你亦已成爲獵人了，耶馬？

耶 祇不過時常打打兔子而已，你曉得大部分僅使父親的歡心。

貞 人是奇異的生物；他們常用什麼來顛倒自己的。

耶 (戲謔的) 正如此；我們定必用什麼來顛倒自己。

貞 是，那纔是我所說的。

耶 (對格來稱) 你看頂樓的地位很好，沒有人能聽見我們的槍聲。(將手鎗放在書架的架上) 不

要誤觸着，海菲格！有枝鎗管是裝好彈子的；記牢。

格 (注視網內) 你也有一種打飛禽的東西呢。

耶 那是父親的舊鎗。現在已失效用；機關有些壞了。但這是很好玩的；因我們時常可將牠

拆爲碎片，且擦揩與塗油，以後仍可噬緊併聚攏來——自然，這是專給父親玩弄的東西。

海 (在格來福傍) 現在你可看野鴨的本性。

格 我正留意她。她的一張翅膀似乎是墜落的了。

海 好，不希奇；你曉得她的翅膀是損傷的。

格 且她的一定要較拖長。對嗎？

耶 或者是有一點。

海 是，她的一足是被狗拖扯住的。

耶 別的都好；那個小動物真是不可思議的，被槍彈擊在身上，又夾在狗的牙齒當中——

格 (因視海非格) 那個已經沈在海的正深處——長遠了。

海 (微笑) 是。

真 (兼在桌傍) 祝福野鴨！你使她有這種大驚小怪的命運。

耶 哼！點心預備好否？

貞 是立刻就好了。海菲格，你要來幫我的忙。

(貞娜與海菲格走入廚房)

耶 (低聲的) 我想你最好不要立在那邊觀察我的父親；他不歡喜的。(格來福從頂樓移開) 此外，

在別人未來以前，可關上了門。(拍着手將家禽趕到後邊) 許——許，進去！(扯上簾幕，拉門關上)

各種的策劃都是我自己的發見。當這些東西散亂無秩序時，我們將牠整理起來作為消遣，倒是極愉快的一種事。並且還是十分的緊要，因貞娜反對放兔子與家禽在照相室內。

(97)

格 自然，我猜這照相室是你的夫人的特殊的部分？

耶 每日我留下職務上的瑣事給她；如此我可躲避到客堂裏用我的腦思索更要緊的事情了。

格 什麼事情，耶馬？

耶 我奇異，你不可問得怎樣的快。但你或者沒有聽到創作？

格 創作不

耶 的確你沒有聽到嗎？不，不在那渺茫無煙的地方！

格 所以你創作了些東西了？

耶 尙未十分完成，現正着手工作。你可想像得到當我決意專務攝影師時，我却沒有單純的思想去做個極平常的庸人。

格 不；你的夫人剛纔同樣的說過。

耶 我宣誓倘我捨身用力學此工藝，我必使高升到成爲藝術家與科學家的。因此我決志去創作。

格 創作的原素是什麼？牠有何種宗旨？

耶 呵，我親愛的朋友，你不可問那瑣屑的事。你知道這是要時間的。你也不要想我的動機全是虛飾。我之所以工作并非爲我自己的緣故。呵，不，這是我生命的使者日夜徘徊在我前面。

格 你的生命的使者是什麼？

耶 你忘記了那個銀髮的老人嗎？

格 你的可憐的父親好，但你爲他將如何辦？

耶 我能將他的自重從滅亡之處提高起來，恢復亞克台尊貴顯耀的名譽。

格 那便是你的生命的使者？

耶 是我必拯救這衰亡的老人。他之所以衰亡，因起先爲暴風雨所傷害。在那可驚駭的調查之中，他的生命已不能長久了。那邊的手鎗——我們用來打兔子的一枝——已闖出亞

克台家中的悲劇。

格 手鎗實在的嗎？

耶 當定罪的判決書發出以後——他手中執着手鎗——

格 他有嗎？

耶 是；但他不敢用。他失去他的勇氣。便如此的絕望與頹敗呵！你明白否？他是個軍官；他曾

打得九隻熊，又被兩個陸軍中校免職——自然是次第的。你明白否，格來福？

格 是，我極明白。

耶 我不能。還有一次手鎗在我們屋內闖禍的故事。當他穿上灰白的衣裳並且在關鍵與鑰匙之下——呵，那是我的危機，我告你。我掛下窗門兩扇窗簾。我偷窺外面只見陽光四照似無甚碰遇。我不明白，我看見人們談笑着不關心的事情。我不明白。我似乎覺得這完全的存在必無移動——倘在朦朧的天地之下。

格 我也感到，當我母親死時。

耶 這是耶馬亞克台用手鎗指對自己胸上的時候。

格 你也想！

耶 是。

格 但你未開？

耶 在決斷的頃間我自己得勝了。我留下生命。但我能真實的告你在那種情形之下是要

勇氣去改選生命的。

格 好，那是全靠看你的情形而言的。

耶 是確實的，這是要勇氣的。但我欣慰我的剛毅；因此現在我要完成我的創作，禮林醫生以爲我是爲自己做的，父親或許給他再穿軍服。我必要求我靈魂的報償。

格 所以那便是他所說的什麼軍服！？

耶 是，那是他最渴望的。你想不到我的心中是具有熱血待他。每次到我們慶頌這小家庭的節日——貞娜和我的結婚日，或者無論什麼——他老人家必穿着副官的軍服快樂的來的。可是他若是聽了一種叩門聲——你曉得他不敢告生客的——他就舉起衰老的兩腿盡力緊急的向後跑退到他的房內。呵，這種事情，做兒子的看到確是要碎心破膽！

格 你幾時可告成你的創作？

耶 現在來，你不要希望我個人去做。一種創作是不能完全自己所管轄的。大部分專賴神力——直覺——並且亦不能預言神的來與否。

格 但是正在進行嗎？

耶 是，自然正在進行。每日我腦中反復無常；我被充滿了。天天午後，我吃過中飯之後，我即將自己關閉在客堂內，不受驚擾的思索。但我不能受刺激；這不是一種好事；禮林也如此說。

格 你想的是各種的職務都在頂樓上使你喪失而分裂嗎？

耶 不，不，不；充分的相反。你不可那樣說。我的思想永不會在勞苦的訓練中聚精會神的。我有同樣的事情要補滿等待的時候。神力，直覺，你看，牠來時，來時，必有盡處的。

格 我親愛的耶馬，我幾乎常想野鴨與你有幾分關係。

耶 關於野鴨嗎？你的意思怎樣？

格 你已潛入水底，齧着自己在草木之上了。

耶 你是暗示不幸的鎗聲破傷我父親的翅膀——及我的嗎？

格 并未全然。我不是說你的父親的翅膀已經破傷；祇是因你已迷途走進一個有毒性的

池沼了；耶馬；一種機詐的惡疾已困縛住你，你已沈沒在黑暗之中死去。

耶 我死在黑暗中嗎？看此地，格來福，你必離去這種謊謬的言語。

格 不要怕；我將想法，重來幫助你的。我也有我的生命的使者；昨天剛發見的。

耶 那很好；但你必高興的離開我的。我能真實的告你——遠離我的本來的憂鬱——我的滿足將與別人所需要的一樣。

格 你的滿足是走入有毒性的池沼的結果。

耶 現在，我親愛的格來福，祈求不要再討論惡病和毒性；我不慣聽那種話的。我的家中永不說不祥的事情的。

格 呵，我能容易相信的。

耶 這對於我沒有好處，你看。此地并無毒性的池沼，如你所陳述的。可憐的攝影師的屋頂是低卑的，我曉得——而且我的情形也極狹隘。可是我是個創造家，我是家庭中麵包的戰勝者，那樣便增高起我的惡劣的環境——呵，點心來了！

(貞娜與海菲格搗皮酒及白蘭地各一瓶，與酒杯等。同時禮林與摩肺凱從入口門處進；他們倆頭戴帽身未穿外衣。摩肺凱穿着黑服。)

貞 (置物在桌上) 呵，你們來得正巧。

禮 摩肺凱腦中已存着他能聞得青魚和芹菜的味了，之後他便不能抑制——再早安，亞克台。

耶 格來福，讓我介紹你給摩肺凱先生。醫生——呵，你不知道禮林嗎？

格 是，稍微。

禮 呵，少年佛里先生！是，我們在哈代工作時有一二次口角。你適搬進的嗎？

格 我今天早晨搬進的。

禮 摩肺凱與我住在你的底下；所以你若要請醫生與牧師，不必多去跑路。

格 謝謝，這不是十分失望；因為昨日我們同桌有十三個人。

耶 呵，現在來，不要讓我們講些不歡樂的事情！

禮 你可使你的腦中很簡易的想到；倘是運命的手指指對着你時，我必要吊起來的。

耶 爲我家庭的緣故，我不希望那樣，祇是讓我們坐下歡心的吃喝就是。

格 不等你的父親嗎？

耶 不，他的點心還太早呢。一道來！

(男人們坐在桌邊飲吃。貞娜與海蒂格佑着等候他們。)

禮 摩肺凱昨天是受驚駭被勒索了，亞克台夫人。

貞 真的嗎？又是昨天？

禮 你聽見我昨夜帶他回家否？

貞 我沒有聽見。

禮 那是很好的事情，因摩肺凱昨天真惹人厭惡。

貞 那是真的嗎，摩肺凱？

摩 讓我們忘了昨夜的行爲。這種事情於我是全然不相干的。

禮 (對格) 這對於他似有一種權勢。那末我必去排解他。你看摩肺凱先生是惑於鬼神的。
格 惑於鬼神的嗎?

禮 是，摩肺凱是惑於鬼神的。

格 嗎。

禮 惑於鬼神的本性是不可向着世界直行的；他們常要曲折一點——好，你仍豎立那邊作
可畏的低卑的工作嗎?

格 我必堅持到現在。

禮 你時刻主持收集呈示那種要求否?

格 要求？(領悟他)呵，我明白了。

耶 你已經呈示要求了嗎？格來福？

格 呵，胡說。

禮 信心他是有的！他走繞所有茅蘆中的人的草屋呈示些他說的「理想的要求」。

希 那時我很小

禮 你雖小；却不錯。至於理想的要求——你永不能忘了尊敬當我在那邊。

希 兩種都不是。

禮 我希望你記牢中止你的預想。

希 永不，當我有個可信任的人。

耶 不，我確不是如此想。拿點奶油來，真娜。

禮 給一片燻肉與摩肺凱。

摩 噓！不是燻肉！

(環樓上有敲門聲)

耶 海菲格，把門開起來，父親要出去。

(海菲格去將門稍許開起；亞克台執着新鮮的兔皮遮；她在他的背後關門。)

禮 早安，紳士們！今天有很好的遊戲。打着一個大的。

耶 你沒有等我就去剝皮了！

亞 也要用鹽醃起。兔子的肉是優美柔嫩的；牠的滋味與糖一樣的甜。助你們食慾，紳士們。

(走進他的房間)

摩 (起) 恕我！我不能！我急欲下樓！

濶 飲蘇打水吧，朋友！

摩 (倉猝離開) 噓！噓！(從入口門處走出)

濶 (對耶馬) 讓我們與老獵人飲一杯酒。

耶 (與他敲着杯作叮噹聲) 給勇敢的面上露出死色的獵者！

濶 給頭髮斑白的！(飲) 稍待，他的頭髮是斑白的呢，還是全白？

耶 兩種都有些，我想；為那種事，他祇留得極稀疏的顏色不同的頭髮。

濶 好好，一個人可用假髮瞞過世界。總之，亞克台，你是個幸福者；你有你的高尚的使者為

工作而！

耶 我告你，我是作工的。

禮 并且你有超羣的夫人，她穿着氈織的拖鞋，進出幽靜的拈來拈去，用她進退輕盈的步態，使你什麼都安樂且舒適。

耶 是，貞娜——（對她點首）你是我生命道上的溫良的內助。

貞 呵，不要坐在那邊議論我。

禮 你的海菲格也是，亞克台！

耶 （受感觸的）小孩，小孩在各事之前。海菲格到我處來。（撫摩她的髮）明天是什麼日子，嘎？

呵 （推動他）呵，你不可說什麼事，父親。

耶 當我念及我的可憐未來的事業時，我的心如刀割；只有一點頂樓上的宴樂——

海 呵，那真正我所歡喜的！

禮 直等到驚奇的創作看見光明，海菲格！

耶 是，實在的——以後你便可見——海菲格，我已決意使你來日平安無慮。你可安逸無事在

日常的生活。我要求——有些事或是別的——使你受着利益，那便是窮苦的創造家維一的報償。

海 (用她的臂包圍住他的頭頸低聲細語) 呵，我的親愛和善的父親！

麗 (對格) 現在來，你不覺得一個快樂家庭的團體坐在寬暢的桌邊愉快嗎？

耶 噯，我真重視這交際的時間。

格 至於我呢，不望在池沼的烟霧中發達的。

麗 池沼中的烟霧？

耶 呵，不要起頭胡言亂語！

真 上帝知道這兒沒有烟霧的，佛里先生；我每日使這塊地方都有極好的空氣。

格 我以爲你不能使什麼空氣驅逐了這污點。

耶馬 污點！

真 是，你對他將怎麼說，耶克台！

原 恕我——或者不是你自己從地道上帶來的污點。

洛 這是你歡喜說我攜入屋中的污點。

原 看此地，少年佛里先生：我有個堅強的懷疑，你仍舊負背着『理想的要求』作有力量的生命，在你的末衣袋中。

洛 我負背在我的腦中。

原 無論你幾時負背着，我勸誨你不要在此地向我們迫款，我早已作個發端論者了。

洛 若是我做得更少像沒有呢？

原 那末你先頭到樓下去，現在我已警告你了。

耶 (趨) 呵，可是禮林！

洛 是，你可推我出去！

原 (在他們中間插嘴) 我們不能如此，禮林。但我必說，佛里先生，這種不詳是出於你的講煙霧與污點，在會餐後火爐傍。

(入口門處有叩門聲)

海 母親，有人敲門。

那 那面，現在我們這裏有許多人！

真 我去！(走出開門，驚起，又關上)呵！呵親愛的！

(佛里穿着獸皮的衣，一步踏入房內)

佛 寬恕我，我想我的兒子是在此地。

真 (作嘆息狀) 是。

那 (逼近他) 你可否使我們舉敬？

佛 謝謝你，我祇要和我兒子講幾句話。

海 講什麼？我在此地。

佛 我要到你房內對你講幾句話。

海 在我的房內嗎？很好！(將出)

真不，不，你的房內不是適當的地方！

佛 那就在通路口外吧；我要單獨和你談幾句話。

耶 你可在此地，先生禮林，請進客堂來。

（耶馬與禮林從右邊走出。貞娜攔海非格入廚房。）

格 （稍停）好，現在我們獨在一處了。

佛 你昨夜有些墮落，至於說到你住亞克台處，我不能料想你竟有意圖我的不樂。

格 我意圖開發耶馬亞克台的眼光。他可看出他的真實的地位——完了。

佛 那不是昨天所說的生命使者嗎？

格 是句句都對的。

佛 那豈不是我損傷你的意志，格來福？

格 你已傷損我的一生，我簡直沒有想念到母親——可是我感謝你使我接續受含罪的良

心的纏擾與困疲。

佛 果然！這不是你的良心煩惱你嗎？

格 當受亞克台副官的圈套時，我應取勢攻擊你。我應謹慎他，因我猶豫他的虛喝。

佛 是，那真是要說話的時候。

格 我不敢，我是被驚嚇且失去靈魂。我是非常的畏懼你——不僅現在，且已久遠。

佛 你此刻顯露你的恐慌了。

格 是，僥倖的。亞克台所作的錯，是為我與——別人，永不能不做的；至於耶馬，我能援救傾覆他的各種荒誕和詐詭。

佛 你以為可給他一種慈惠嗎？

格 我對此沒有絲毫疑惑。

佛 你信任我們優秀的攝影師是一種重視朋友本分的人嗎？

格 是，我信任的。

佛 哼——我們可觀察。

格 此外倘我要去，生存我必試尋一種醫藥來療治我的有病的良心。

佛 這是難奏效的。你的良心在幼年時代就有病的。那是你母親的遺產。格來福——你獨一的遺產。

格 (作輕慢的半笑) 你未曾原宥她的錯處，設她給你佳運？

佛 不要彷徨在小事上——那末你的宗旨便固執想像着少亞克台的公正的氣質嗎？

格 是，那是固定的主意。

佛 好，在那種情形之下，我白白地耗費這次謁訪了。若再開你要和我回家與否了。自然更不中用了。

格 誠然無用。

佛 我料想你也不要進洋行裏去？

格 不。

佛 很好。可是我想重婚，你即刻可得着一部分財產。(譯者註：按那威的法律：當一個僕夫娶重婚

時，必將他的初婚的財產照定率給兒子的。）

格 不，我不要那個。

佛 你不要？

格 爲良心的緣故，我不敢取。

佛 （稍停） 你仍去作工嗎？

格 我審量我自己被你免職了。

佛 但是你去幹什麼？

格 祇要完成我的使者；別的沒有。

佛 以後呢？你如何去生活？

格 我已剩下一點薪金。

佛 須幾時可用完？

格 我想夠我的一生。

佛 你是什麼意思？

格 我再不多回答。

佛 那末再會，格來福。

格 再會。（佛里走出）

耶 （竊聽） 他已去嗎？

格 是。

（耶馬與禮林入；同時貞娜與潔菲格亦從廚房進。）

禮 那個點心的聚餐失望了。

潔 耶馬，穿上你的衣服；我要你來同去散步。

耶 很歉心的。你的父親要什麼？和我有關係嗎？

潔 一道來。我們必要細談。我去披上外衣。（向入口門處出去）

耶 你不可同他去，亞克台。

不，不可以。你站在你原來的地方吧。

耶 (戴着帽子和外衣) 呵，瞎話！當我的青年朋友覺得激動的展開他的心志將自己私下的事對我——

祇受惡魔的利用！你沒有看出那個人的瘋狂，癡癲，和神經錯亂嗎？

真 那邊，我告你什麼！他的母親在前有時亦如此瘋狂。

耶 更緊要的是朋友的留意的眼光。(對真娜) 深信你已預備好中膳的時間。此刻再見了。

(兩人入口門處出)

賡 這個人是萬分的可憐在哈代開礦時未曾葬入黃泉。

真 慈愛的上帝！怎麼使你出此言的？

賡 (喃喃語) 呵，我有自己的理由。

真 你料想少年佛里是真的瘋狂嗎？

賡 不，惡蓮；他沒有別人更瘋狂。可是有種疾病實附在他身上了。

貞 這和他有何應響？

禮 好，我告訴你，亞克台夫人。他完全忍受着一種急性病的打擊的痛苦。

貞 急性病？

海 那是一種疾病嗎？

禮 這是國家的通病；但祇顯著在個人身上。（對貞點首）謝謝你的厚待。

（他向入口門處走出）

貞 （前後不停的移動）噓，那個格來福佛里——他是個常常卑鄙的東西。

海 （立在桌傍，仔細的觀察她）我相信所有的都極奇異。

第四幕

那馬亞古台的照相室。一張剛攝成的照片；攝影箱上覆蓋着布；一座石柱，二張椅子等等在房外面。

午後的亮光；太陽已日落。；不久即漸黑暗。

貞娜立在通路的門口，手上執一小匣子和一只濕的玻璃盆，在外邊與人談話。

貞 是自然。我必保守我的誓約的。第一打禮拜一可成。午安。

(可聽見有人下樓的聲音。貞娜關上了門，將盥濯匣子，放入覆蓋着的攝影箱中。)

海 (從廚房走進) 他們已去嗎？

貞 (整理盥) 感謝上帝，我最後得着解脫。

海 但你能想像到父親不日來的緣故嗎？

貞 你確曉得他不在禮林房內嗎？

海 不，也未會；我現在纔跑到廚房底下去問過。

貞 他的中飯也變冷了。

海 是，我真不懂。父親向常是留意回來吃中飯的！

貞 呵，他立刻就會來的，你可看。

海 我切望他來；今天什麼都覺得奇怪。

貞 (喊出) 他在那邊！

(耶馬亞克台進入在通路門後)

海 (走向他) 父親呵，我們等你久遠了！

貞 (閃眼斜視他) 你出去長久了，亞克台。

耶 (未注視她) 極久長，是。(他脫下外衣；貞娜與海菲格去幫他；他推開她們。)

貞 或者你在佛里處吃中飯？

耶 (掛起他的衣服) 不。

貞 (走向廚房門) 那末我去拏來給你吃。

耶 不；不要顧中飯。我不吃什麼。

海 (走近他) 你不爽快嗎，父親？

耶 好呵，是，很爽快。格來福與我步行倒很憊乏。

貞 你不應去得太遠，亞克台；你是不習慣的。

耶 一個人在世上必須經過些事情的。(彷彿房中) 我出去時有人來嗎？

貞 沒有人，除了兩個可愛的以外。

耶 沒有新的例規嗎？

貞 不，不是今天。

海 明天可有些，父親，你可見到。

耶 我希望那樣；因為明天我要去作熱心的工作。

海 明天你記得明天是何日期？

耶 呵，是，稍待——好，那末後日。嗣後什麼都要我自己去作；所有的工作必全經我的親手。

真 爲什麼，那有何好處，亞克台？這祇能使你的生活負擔多些。我能將攝影的事業主持得很好；你呢？可進行你的發明。

海 父親，要想到野鴨——全數的母雞，兔子，及——

耶 不要講些荒唐無用的事！自明天起，我永不再涉足頂樓裏面。

海 呵，可是父親，你允許我們有個小晏會的！

耶 啐，真的好，那末從明天以後，我極想絞揆那個可咒詛的野鷄頭頸！

海 (叫喊) 野鴨！

真 我永不！

海 (搖動他) 呵，不父親，你知道這是我的野鴨！

耶 那便是我未做的原因。我沒有忍心——爲你的緣故，海菲格。可是在我的靈魂至深處我

覺得總應該做。我不應容忍在我的屋下看這種東西經過那些人的手。

爲什麼，極慈悲的，設是祖父從那可憐的彼得生處得來的！

耶 (散步) 有一種切實的要求——我將如何名之呢——讓我說理想的要求吧——一個人不能荒忽切實的義務，倘沒有損傷他的靈魂。

海 (走他背後) 但是想想野鴨，——可憐的野鴨！

耶 (停止) 我告你我必赦免她——爲你的緣故。甚至於她頭上的一根頭髮必——我以為必
要赦免。還有比這個更重大的問題要討論。你需走出點現在，海非格，要成習慣；對於你
太幽暗了。

海 我不留意走出點現在。

耶 是，做你的眼睛對於我似乎極謎視的；這些煙霧於你是有害的。這屋下的空氣太沈重。
海 很好，那末我要跑下廚房的樓梯出去散步一息。我的斗篷與帽子——呵，都在我自己的
房內。父親——我出去時，真的不要損傷野鴨。

耶 連一根毛都不會去觸傷她的。(引她近他)你與我，海菲格——我們倆——好，前面行。

(海菲格向父母點首，經過廚房走出)

耶 (低首踱步) 貞娜。

貞 是？

耶 從明天起，——或說，明天以後——我歡喜自己保守家裏的帳簿。

貞 你現在也要保守帳目嗎？

耶 是；無論如何要檢查進款。

貞 上帝幫助我們！那是容易做的。

耶 誰也不易想到；無論如何你將錢用得很长久了。(停看地)你如何節用的？

貞 這是因為我與海菲格的用度極少。

耶 這不是父親在佛里先生處任繕寫職務有大批進款的事實嗎？

貞 我不知他在外面得着何事。我不知那種工作的定量。

耶 好，他得着些什麼？讓我聽！

貞 這是無定的；我敢說他袋中的錢正足抵我們的用費。

耶 正足抵我們的用費！你從未向我說過！

貞 不，我怎能告你這樣使你很欣慰想到他所有的都是從你處得來的。

耶 他是從佛里先生處獲得的。

貞 啊，好，他有許多可貯蓄。

耶 請給我開起電燈！

貞 (開燈) 我們自然不知這是佛里自己的；或者是葛卑克！

耶 爲何要企圖托辭？

貞 我不知道；我祇想——

耶 哼！

貞 我並未得受祖父的繕寫費。是巴沙，她常來到此地的。

耶 你的聲音似在顫抖。

貞 (放上燈罩) 是在顫抖?

耶 你的手也不是在搖動嗎?

貞 (強硬的劈開這種嫌疑) 亞克台。他怎麼論及我?

耶 這是真的——能否成爲真的——當你在那邊服務時，你與佛里先生有否界限不清的事?

貞 那不是真的。並不在那時。佛里先生來在我後，確係事實。他的夫人懷疑着有些隔膜，便

用欺詐與紛擾的手段，搖動我逼迫我，因此我辭去她的職務的。

耶 可是以後呢?

貞 好，我便回家了。她不是個你能忍受的女人，亞克台；她存着各種要和我發怒的事——因

佛里先生那時是個鰥夫。

耶 好，那末呢?

貞 我預料你已能會意到這個。他沒有給我安甯，直等到我隨他的勢。

耶 (拍他的雙手) 這是我的小孩的母亲! 你怎麼可以隱瞞我呀?

貞 這是我的錯誤, 在許久以前我就應老實告你了。

耶 你必定要極早的時候告我! 那末我會知道你是這種的女人。

貞 但你與我結婚不是一樣的嗎?

耶 你如何夢想得到我是願意?

貞 那便是不敢告你的原因。因此我過分的思念你, 你看我不能去使我自己有絕對的

悲傷!

耶 (徘徊) 這是我的海菲格的母親。我曉得在我面前的東西! (踢下椅子) 我還稱牠爲

家庭! 我負恩這位厚意的先進者呵, 那個光棍佛里!

貞 你追悔十四! 我們同住的十五年嗎?

耶 你每日每時有沒有追悔那個欺詐的蜘蛛網纏繞在我的身上回答那個問題! 你如何

能填補深刻的痛悔和憐憫?

貞 啊，我親愛的亞克台，我已盡量看管房屋并且在日間完全工作！

耶 那末你永不會想及顧念去溫習你的過去的？

貞 不上帝明白我幾乎忘了那些故事了。

耶 這種愚蠢無情的知足！於我却極有打擊。念及此——從未嘗受過這懊悔的刺毒！

貞 但是告我，亞克台——若你未娶像我一樣的妻子，你已變爲怎樣？

耶 像你——！

貞 是因你曉得我常常要比你能幹而敏捷。自然我大你兩歲。

耶 我已變爲怎樣了！

貞 當你初次會遇我時，你已走入各種的邪途了；你能否認。

耶 「邪途」是你所稱的嗎？你也稍許知道當一個人碰着悲苦失望時他如何去逃脫——尤

其是我這等性情急躁的人。

貞 好好，那或許是對的。我沒有理可辯過你；因你已改變了守德的丈夫，不久便有你自己

的房屋和家庭。——我們現在各事都極順利且安樂；我與海菲格正欲出走設法自尋衣食。

耶 是在奸計的沼澤中。

貞 我願望那種可憎惡的事永不牽繫他的足上進入我們的大門。

耶 我也想到我的家庭是快樂的。那是種謬見。我現在將到何處去找尋靈性的反響。摻入我的創作到世間去實現呢？或許要待我死時；或是你的過去，貞娜，那種思想已經消滅的了。

貞 (嘆息) 你不可說那種事，亞克台。我的一生只願爲你作些好事！

耶 我問你，麵包勝利者的夢結果如何？當我坐在沙發上反復深思我的創作時，有一清澈的預知，曉得要傾倒我的一點最後的生機。我覺得即或執着證據在手中——那時——必使我——免職的。而且這是我的過去的夢，夢着你須生在我後，做個死的創造家的富孀。

貞 (揩拭眼淚) 不，你不可那樣說，亞克台。願上帝永不讓我留下慘見寡婦之日。

耶 呵，這具體的夢已經是消滅了。現已都過去了。都過去了！

(格來福佛里開入口門鄭重的窺進)

格 我可否進來？

耶 是，進來。

格 前來，(來他的面上顯出滿意，舉出兩手向他們)好，親愛的朋友！(次第看視，低聲對耶馬)未曾做過嗎？

耶 (高聲) 做過了。

格 真的？

耶 我已經越過我一生最悲慘的時刻。

格 但是我深信，也是最高貴的。

耶 好，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已經過了。

貞 上帝寬恕你，佛里。

格 (非常驚駭) 可是我不懂得這個。

耶 你爲什麼不懂?

格 經了重大的危機——一種使完全的新生命起點的危機——是屬真理共同的根基，及解脫所有欺騙的污點——

耶 是，是，我知道；我十分知道。

格 當我進入房內時，我確信期望變像的燈光要共同映照我們夫婦。但現在我不見什麼，祇是慘淡，隱鬱，朦朧——

貞 啊，是那個嗎？(取下燈罩)

格 你不能明白我，亞克台夫人呀，我假定你要預備——可是耶馬？你自重大的危機之後，當然也覺得新的虔奉了。

耶 是，自然我是那——一種方法。

格 因爲世界上真的沒有比饒恕別人已犯了的過失更快樂，且要拯救起你會戀愛過的

她。

耶 你以爲一個人有這樣容易摒棄了像我所喝盡了的苦杯嗎？

格 不，或者不是個普通人。可是像你這樣的人！

耶 慈悲的救主！我十分明瞭那個！但要將我維持起，格來福。你知道這是需時間的。
格 你有珍重的野鴨和你接近，耶馬。

(禮林已從入口門處進)

禮 呵呼，仍在討論野鴨麼？

耶 是佛里先生有破翼的牲犧。

禮 佛里先生的——你們是談論他嗎？

耶 他——及我們。

禮 (低音對格) 讓惡魔遠離你！

耶 你說的那種是什麼？

禮 不過是內心的談論，那種鴨聲要使他離開。若他停在此地，他的生活便需共同與你們討論。

格 這兩個人過同席的生活呢，禮林先生。我自然不必說耶馬——我們已知道他。可是她，她的內部的心也確有些忠厚與誠意！

真 (歎息) 你讓我獨住在一塊地方了吧。

禮 問你在這屋內實在要什麼，莫非是粗俗的麼？

格 打下真正結婚的基礎。

禮 你不以為亞克台的結婚是不美滿的嗎？

格 這自然不能與別人一樣美滿的，不過運氣不好。真正的結婚將要來了。

耶 禮林，你從未有過理想的要求的眼光。

禮 呸，我的小孩！但原宥我，佛里先生有幾個——在全數中——真正的結婚你在一生中見到？

格 一個也恐難找。

禮 我也沒有。

格 但我已看見這種反背的婚姻了。這是我的命運親視一種婚姻摧殘兩人靈魂完結的焦點。

耶 一個人完全的德性基礎在他的脚下離棄了；那是最可怕的一部分。

禮 我不能說我確是結婚過的，所以我亦不用我的威權而胡鬧亂講。但我知道這女孩已進入婚姻的問題。你必賜給她平安。

耶 呵！海菲格！我的可憐的海菲格！

禮 是，你必溫和的將海菲格除出範圍以外。你們倆是成年人，在上帝的名下，隨你們一生作任何雜亂昏惑高興的事。我忠告你，你必謹慎款待海菲格；否則你便是給她一種傷害。

耶 一種傷害！

禮 是，他自己要自戕——或許是別人。

貞 你如何能知道，禮林？

耶 她的視覺會立刻發生危險嗎？

禮 我不是論她的視覺。海非格的年齡却處於危急之時。她或者要將種種不幸的事情放到她的腦中。

耶 那是真的——我也曾經注意及此！她將火搗到廚房外面去。她稱為屋中放火遊戲。我無時不驚嚇恐她真要在屋中放火呢。

禮 你看；我亦如此想念。

格 (對禮) 但你如何能付度？

禮 (悲傷的) 她的體質變態過了，先生。

耶 很久遠她有了我！很久遠她當我作地上的基礎！

(叩門聲)

貞 靜亞克台有人在通路口。(咳出)進來!

(沙倍夫人穿着步行的衣服，進。)

貞 (非詢她)是你嗎，巴沙?

沙 是，自然是。我怕要吵擾你?

耶 不，并不全然。那邊屋中的一個偵探——

沙 (對貞) 說真話吧，我希望你們男人們這兒暫讓一息。我祇要和你閒談一下，就說再會了。

貞 再會那末你要離開嗎?

沙 是，明天早晨——上哈代去。佛里先生今天下午就要動身。(輕易的對格來福)他向我代你辭行。

貞 只要追想——!

耶 佛里先生已經去了嗎?你跟隨他的後面?

沙 是，你要說什麼，亞克台？

耶 我說：謹慎！

格 我必表明這情形。我的父親與沙倍夫人要結婚了！

耶 要結婚了！

貞 呵，巴沙，那個是最後的機遇！

讓 (他的聲音稍顫動) 這確不是真的嗎？

沙 是，我親愛的禮林，完全是真的。

讓 你要重婚嗎？

沙 是，好像如此。佛里已有特別的證書，我們要十分寂靜的結婚，去工作。

格 那末我必像個能盡義務的繼子，願你與幸福同在。

沙 十分多謝！若照你所說，我實希望佛里和我都能共趨快樂之途。

讓 你有極多的理由希望那個。佛里從不釀酒的！我已知道很久，我必不忤戾他有鞭打。

夫人的習慣，像早前的悲哀的馬醫生一樣。

沙 現在來，讓沙倍夫人安靜休息一下。他也有他的要緊的主點。

禮 佛里先生有較好的，我并無疑。

沙 他無論如何并未浪費於他有利益的，作那種事情的人必有結果。

禮 今天晚上我要與摩肺凱出去。

沙 你不可做，禮林。為我的緣故，不要做。

禮 沒有別的事了。（對耶馬）你若要與我們同去，即請前來。

真 不，謝謝你。亞克台不要出去加入那種論調。

耶 （忿怒帶半高聲）啊，止住你的舌！

禮 再會，佛里——夫人。（經過入口門走出）

格 （對沙倍夫人）你似乎很親密認識禮林醫生。

沙 是，我們相知有幾年了。曾有一次我們倆的趨向似相遠背。

格 你真運氣，他們未作呢。

沙 你可那樣說，但我時常周顧到激刺的動作。一個女子不能絕對去供給自己的浪費的。

格 你有點畏懼我將這種老交情控告父親的嗎？

沙 爲什麼，我自己老早向他說過了。

格 確實的嗎？

沙 你的父親祇知道極單純的事，什麼真實的話，他都對我說。我也將所有的密告他；這是我在他的腦中發見的第一種事。

格 那末我想你是比常人要正直坦白得多了。

沙 我是常常坦白的。我們女人有最好的智略。

耶 你對於那個有何建議，貞娜？

真 呵，我們女人都不是相同的。有的這樣，有的那樣。

沙 好，貞娜，照我的意思，我相信我所作的要算最聰敏。佛里自己方面已無秘密可言。你看，

那真是我們中間的大鏗條。現在他能剖開心腸如一小孩的訴給我聽。他永沒有機會去作他先前所作過的事。追想一個像他一樣身心活潑健全的人，消磨他一生的青春及寶貴的年齡，并未聽過什麼除了悔改的經道！且拿這經道時常作想像的過失的題目——我至少也能懂得。

貞 那是全然真的。

格 若是你女人們願慕做這個論題，我甯可避開。

沙 你可稍留長久點，這是有關係的，我還有一句話，可是我要你曉得我并未幹過陰謀卑劣的事。我之來此似為重大的僥運；所以我有此主意。但總之，我思念我所得的却未多於施。我將時刻服侍在他面前，我能做看護留意他，是別人所不能做的事，現在他得着難醫治的病了。

耶 得着難醫治的病了嗎？

格 (對沙) 靜，不要在此地講那個。

沙 不能長遠假瞞的，且他自己也願說出他盲目了。

耶 (驚起) 盲目了嗎？那真奇怪。他也變成瞎眼！

貞 瞎眼的人不少。

沙 你能想像到這意義與商人的關係了。好，我必盡力用我的雙眼來代替他的。但我不能久留；我有許多事要幹——呵，稍待，亞克台，我告你，若佛里幫助你作什麼，你只要請求葛卑克就是。

格 我深知那種貢獻必使耶馬亞克台感謝到底的。

涉 實在的嗎？我不以為他是慣於——

貞 不，巴沙，亞克台現在無須佛里幫助什麼。

耶 (語勢遲遲) 請將我的致意給你的未婚夫，說我即速要把葛卑克先生——

格 什麼！你真的不是為那個嗎？

耶 我說要招葛卑克獲得我欠他的主人的款。我要付清那筆尊貴的債——哈哈！一筆尊

貴的債，讓我們說吧！無論情形若何，我必付全數百分之五的利息。

貞 可是，我親愛的亞克台，上帝明白我們並無錢可還。

耶 費神告你的未婚夫，我是爲創造而懃懃工作。也請對他說我之所以支持住這辛苦的事業，是想解脫債務的苦擔。那便是我進行創作的原由。全數的利息請向你的未婚夫免我銀錢上的保結。

沙 有些事在此地達到了。

耶 是，你對的。

沙 好，再會。貞娜，倘有別的事要和你談論，祇有待下次了。再會。

（耶馬與格來福俯首靜默。貞娜隨沙倍夫人至門。）

耶 不要送到門外去，貞娜！

（沙倍夫人走出；貞娜在後邊關門。）

耶 現在那面，格來福；我腦中已得離了這債務的重擔。

格 不拘何事，你都能迅速解決的。

耶 我以為我的地位可說是不錯。

格 你是我常常要提攜的人。

耶 照實在的情形，是不能輕忽理想的要求的。然而，以家庭中的麵包的勝利者而論，我僅有被困屈伏在底下呻吟了。我告你除了重大企圖固定責任的報償，一個人是無須用諧謔的，進一層講，無數赦罪的事就聚集攏來了。但仍無效：我請願他的實權。

格 (放在耶馬的肩上) 我親愛的耶馬，「我來得不好嗎？」

耶 是。

格 使你能明瞭真的情形你歡心否？

耶 (有些難忍) 是，我當然。但有一事是背逆我公平的理智的。

格 那是什麼？

耶 這是那種——我不知我應否不拘束的指出你的父親。

格 隨便說吧，我早已有關係的。

耶 好，那便能輕易的想到，不是我，是他懂得真正的結婚嗎？

格 你如何可說此事？

耶 因為這是顯著的事實。你的父親與沙倍夫人結婚是否立基在完全的信任，雙方均賴光明與篤實？他們彼此并不陰瞞什麼；他們也不保守背後的祕密；他們的關係已有基礎，倘我將互相認罪和寬宥的事說出。

格 好，之後怎樣？

耶 好，那不是完全的事實？你自己沒有說過要樹立真正的婚姻確是一種困難嗎？

格 但這是全然不同的事，耶馬。你真不可將你或是你的夫人和他們倆比較！呵，你十分領會我的意思。

耶 說你所要說的，有許多事足以傷害觸怒我的公平的理智。似乎真沒有公平的天理來管轄這世界。

貞 呵，不爲上帝的緣故，請勿出此言。

格 哼，不要讓我們討論那些問題。

耶 而且，我祇能承認命運的手指的指揮。他盲目的了。

貞 呵，你不可深信那個。

耶 并無疑惑。無論如何那總是不應該的；因爲真實的事實是包括公義的報償中。他在前

曾哄騙過一個可信任的朋友！

格 我恐怕他已哄騙過許多事了。

耶 現在已臨到堅決，神祕的命運，要索取佛里自己的眼睛。

貞 你竟敢說這驚人的話！你使我十分恐嚇。

耶 投入黑暗中的生活倒也常有益處的。

(海菲格戴着帽子披了斗篷從入口門處進。她歎偷與奮呼吸斷續。)

貞 你已回來了嗎？

海 我不願遠去。也很運氣，我在門口碰到一個人。

耶 定必是沙倍夫人。

海 是。

耶 (數步) 這是你最後的一次見她。

(靜。海非格失意的先後注視他們，欲試預 他們腦中的計劃。)

海 (逼近，嫵媚的) 父親。

耶 好！什麼，海非格？

海 沙倍夫人有些禮物給我。

耶 (停下) 給你？

海 是要明天。

真 你生日時巴沙總要送點東西來的。

耶 是什麼？

海 你現在不能看。明天早晨我未起來，母親即須給我。

耶 都是無稽之談，我在黑暗中呢！

海 (迅速的) 呵，你若高興，就請看吧。這是一封大的信。

(從她的斗篷袋中取出信來)

耶 也有一封信嗎？

海 是，只有一封信。我猜別的以後當送來。但追想——封信！我從未收着信過。還有「小姐」寫在面上。(讀)「海菲格亞克台小姐」只要追想——那是我！

耶 讓我看那封信。

海 (遞給他) 是這個。

耶 那是佛里先生的筆跡。

真 你認為確實的嗎，亞克台？

耶 你自己看。

貞 呵，我怎能知道此事？

耶 海非格，我可將信拆開——讀的嗎？

海 你若歡喜，自然可以。

貞 不，不是今晚，亞克台要直待明天。

海 (溫柔的) 你爲何不能讓他讀裏面必有好東西的；父親讀了可以欣慰，且各事能得如前
快美。

耶 那末可拆開否？

海 是，做父親。我急欲知道那是什麼。

耶 多麼好。(拆開信，取出信紙，遍讀之後，露着昏亂) 這是什麼——！

貞 說些什麼？

海 呵，是，父親——告訴我們！

耶 (重讀一遍，他的臉色已變慘白，仍自制的說) 海非格，這是禮物的事實。

海 是嗎？我有何種的禮物？

耶 你自己讀吧。

(海菲格走出一時在燈下閱讀)

耶 (半重，緊握他的手) 眼睛！眼睛！——之後是那封信！

海 (讀完) 是，但我覺得是祖父得意。

耶 (取回她手中的信) 貞娜，你能明白嗎？

貞 我什麼都不明白；來告我這種事實。

耶 佛里先生作書與海菲格說，她的祖父可無長久困苦作繕寫的職務，但他嗣後能在事務所中得賺百古龍一月！

格 噯哈！

海 百古龍，母親！我閱過的。

貞 祖父有這佳運！

耶 一百古龍一月他等需久遠了！那表明他自生以來。

真好，親愛的，他已籌備好了。

耶 還有呢。海非格，你未曾讀到以後這禮物要轉給你。

海 給我全數嗎？

耶 他說要將全數給你一生保險。你聽見沒有，貞娜？

貞 是，我聽見的。

海 追想——都是給我的錢！（堆動他）父親，父親，你不高興嗎？

耶 （遮瞞她）高興的！（散步）呵！什麼景緻——什麼影像展露在我的面前！祇是海非格，海非格

指示這些恩惠！

貞 是，真因是海非格的生日！

海 你可同得享受，父親！你深知道我必將此款給你與母親的。

耶 給母親，是！我們在那邊有了。

格 耶馬，這是他施給你的羅網。

耶 你也以為是別人的羅網嗎？

格 今晨他在此地說：耶馬亞克台不是你所印像到的一個人。

耶 不是人！

格 你可領悟他所說的。

耶 他的意思說你能見到我必被受賄賂的！

海 呵，母親，這些話是何意義？

貞 去脫下你的衣帽。

(海葬格生哭的走出廚房門)

格 是耶馬——現在是表決誰是對的了，他還是我。

耶 慢慢將信紙橫撕碎，碎片在桌上說：這兒是我的解答。

格 正我所希望的。

耶 (手向真娜，她站在火爐傍，低聲說道：) 現在你要披肝瀝膽的向我陳述，倘你與他的關係

已完全斷絕——當你來服侍我，正如你所說——爲何他要使我們達到結婚的地步！

貞 我猜測他想這樣便可在我們家中來往。

耶 僅如此嗎？他不怕能實現的嗎？

貞 我不懂你的意思。

耶 我要明白——你的小孩有否法權生在我的屋下。

貞 (自拉起，兩眼煥發) 你問那種事！

耶 你需答覆我這個問題：海菲格是屬我的——還是——好！

貞 (冷淡輕慢的注視他。) 我不知道！

耶 (帶顫抖) 你不知道！

貞 我如何知道。像我這樣的蠢物——

耶 (決意轉他) 那末我在這房子裏無事可作了。

格 留意，耶馬！細想你的舉動如何！

耶 (披上外衣)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再無第二次思索的餘地了。

格 是，確實的，此乃永遠可審量的事。你們三人必須團聚，倘你能達到爲寬恕，爲自己犧牲的心靈上的真計劃。

耶 我不要達到。永不，永不！我的帽子！(取起帽子) 我的家庭已經對我決裂了。(淚下。) 格來福，我沒有小孩！

海 (開廚房門) 你說什麼？(走近他) 父親，父親！

貞 那邊，你看！

耶 不要接近我，海菲格！走開！我不忍見你呵！那些眼睛！——再會。(走去開門)

海 (貼近他身，高聲呼喊) 不！不！不要離開我呀！

貞 (哭出) 看這小孩，亞克台！看這小孩！

耶 我不願！我不能！我必外出！——遠離這所有的東西！

(他扯開襟，向入口門處走出。)

海 (顯露着失望的雙眼) 他離開我們了，母親！他離開我們了！他永不再轉來了！

貞 不要哭，海非格。父親必仍回來的！

海 (倒在沙發上嗚咽) 不，不，他永不轉來見我們了。

格 你相信我對他說的都是好話嗎，亞克台夫人？

貞 是，我敢說你是；但上帝都同樣原宥你。

海 (撲倒沙發上) 這定必使我死亡！我爲他作什麼孽了？母親，你必去追他回來！

貞 是，是，靜下吧，我定去看他。(戴上出門的服飾) 他或者在禮林處。但你不要倒在那邊哭。

允許我！

海 (唏噓的哭) 好，我停止；倘父親轉來！

格 (對貞娜，她已動身) 你畢竟不願離開他得勝最後的悲苦的奮鬥嗎？

貞 呵，以後他能作的。第一要緊的，我們必使小孩得着平安。(向入口門走出。)

海 (坐起指) 的眼淚) 現在你必告訴我這些意思。父親爲何不要我?

格 要等到你大時——十分長成時纔可以問。

海 (嗚咽) 可是我的悲哀等不到我長成時——我想我已明白這意思了——恐怕我不是實在是在父親的小孩。

格 (不安的) 怎麼可以那樣說?

海 母親或許早已曉得了。父親大概剛纔得着消息的;我已讀過那種事實。

格 好,倘是真的呢——

海 我想他依舊歡喜我的,差不多全歡喜的。你知道卽是我現在得着的野鴨,我也同樣的愛惜她。

格 (轉變語氣) 噯,野鴨,稍待讓我們來談談野鴨海菲格。

海 可憐的野鴨!他亦不願看他只想絞捩她的頭頸!

格 呵,他不會那樣做的。

海 不但他說他要。我想父親真說得太可怕了；因此我每夜爲野鴨祈禱，并且請願免了她的一死及其一切的不幸。

格 (注視她) 你說你每夜祈禱嗎？

海 是。

格 誰教導你那樣幹的？

海 我自己；有一次父親病在危急之時，頸上放着篷布，說死神卽在他的面上。
格 好？

海 那末我睡在牀上爲他祈告；此後我便着重這方法了。

格 你現在也爲野鴨祈禱嗎？

海 我想最好將野鴨攜進來；因他本來是很柔弱的。

格 你早上也祈告嗎？

海 不，自然沒有。

格 爲何早上不好？

海 早上有陽光，你知道，并無什麼特別可怕。

格 你的父親要絞捩你最親愛的野鴨嗎？

海 不，他說他應該捩她的頭頸，但爲我的緣故她便赦免了；那是和善的父親。

格 (稍近) 但照我想你要爲他的緣故犧牲野鴨成你自由的意志。

海 野鴨！

格 若你能爲他的緣故貢獻你的自由的意志，你得着世界上最寶貴的財產了！

海 你想能得着好結果嗎？

格 姑試一下，海菲格。

海 (溫柔的，用她閃動眼睛) 是，我必去試。

格 你想你有實在的膽量否？

海 我要向祖父打野鴨給我。

格 是做，但不可向你的母親溜一句話。

海 爲何不可？

格 她不明瞭我們的。

海 野鴨！我定明天早晨去試。

(真娜從入口門進。)

海 (走向他) 你找着他否，母親？

真 不，我聽見他邀禮林出去了。

海 真的嗎？

真 是，司閻者的妻子說的。摩肺凱也一道去的，她說。

格 今天晚上，當他神經劇痛要撲門到寥落無人處時！

真 (取下服飾) 男人們是奇異的蠢物。上主明白禮林拖他到何處去了！我曾跑到伊利克生

小姐處，但他們却不在。

帶 (奮勉收回她的眼淚) 呵,倘他永遠不回到家裏來!

帶 他將重來家中。我明天有消息告他;你看他來就是。你可信託那個海菲格,望你平安入

睡。夜安。(他走出口門)

海 (倒在貞娜身上嗚咽) 母親,母親!

貞 (輕撫她的肩膀低聲說:) 傻是禮林是對的,那便是怎樣發見的當瘋,狂的蠢物去陳述理

想的要求——你可如此稱呼。

第五幕

耶馬亞克合的照相室。寒冷，灰色的晨光。濕的雪鋪蓋在斜屋窗子的大片窗上。

貞娜披着護腦衣及濕布從廚房中來，帶着灰刷和抹布走至客室門。同時海菲格魯從遠路送。

貞 (停) 好?

海 呵，母親，我幾乎想到他在禮林處！

貞 那邊，你明白的！

海 ！因爲司閘者的女人說她聽見當禮林昨夜回來時是兩人同道的。

貞 那正是我所思念的。

海 但在那邊是不中用的，倘他不願到我們此地來。

貞 我無論如何要過去與他說話。

(老亞克台，披寬服，着拖鞋，執一燃着的煙筒顯現在他的門邊。)

亞 耶馬，耶馬不在家嗎？

貞 不，他出去了。

亞 這樣的早？在如淚珠的暴風雪中嗎？好好隨他的高興；我可獨自去散我早晨的步。

(他滑過頂樓的門，海非格幫他；他進入；她在後面關上。)

海 (低音的) 想想，母親，可憐的祖父聽見父親離開我們了。

貞 呵，胡說；祖父必未聽見什麼。這真出乎上帝的憐恤，當昨天如此吵鬧時他不在家呢。

海 是；不過！

(格來福從入口門處進。)

格 好，你們有他的消息嗎？

貞 他們說在禮林那邊。

格 在禮林那邊！他實在和他們同出去否？

貞 十分像真。

格 那時他應思慕幽靜孤另，聚集，掃清他的思想！

貞 是，你或可這樣說。

(禮林從通路進。)

海 (走向他) 父親在你房裏嗎？

貞 (同時) 他在那邊嗎？

禮 是他確在那邊。

海 你從未讓我們知道！

禮 是，我是畜生。但第一步我要看背後的畜生；我自然說我們的壞友；以後我倒下如死的

睡去！

貞 亞克台今天說什麼？

禮 他什麼也不說。

海 他沒有講話？

禮 沒有一句好話。

格 不，不，我不能很懂得。

貞 那末他作什麼？

禮 他倒在沙發上發鼾聲。

貞 呵，他是，像亞克台會發鼾聲的很少。

海 睡他能睡嗎？

禮 好，看上去實像睡呢。

格 並不奇異，過了靈魂的衝突，分離他後

貞 且他從未在夜間倉猝出門過。

海 母親，他睡或者倒也好的。

貞 自然；我們要小心不要过早驚醒他。謝謝你，禮林。我現在須至房內整理一下，再者——來幫我的忙，海菲格。

(貞娜與海菲格走進書室)

禮 (轉向禮林) 你對於耶馬亞克台靈魂上的紛爭有何見解？

禮 我注意他的靈魂上的紛爭的魔鬼。

希 什麼！不是那種危機，他何時能將他的完全的生命建立在新的基礎上——你知道耶馬的個性如何——？

禮 呵，個性——他倘他永遠有反向他的個性的發育，我老實告訴你他在童年的時已被摧殘了。

希 那確是希奇，——可審量的他是被愛撫養大的。

禮 你以為被那兩個自誇的患昏亂症的姨母撫養大的嗎？

格 讓我告你女人們是永忘不了理想的要求的——你自然再要嘲笑我。

禮 不，我不尊重那個。我深知這些女人因他排除了一切『兩個精神上的母親』的題目美辭，但我不以為他極感激她們。亞克台的不幸是他自己在圈套內常推度這是種榮光

格 並非全無理由。注意他頭腦中的深奧處！

禮 我從未發見他的父親所以相信，我也不驚異；那個老副官向來是位呆漢。

格 他本有孩子神氣的；因此你不能懂得。

禮 或許。可是，當我們親愛的耶馬進大學時，他立刻在他們朋友之間消滅了偉大的榮光。他是俏麗，卑鄙——風流——夢着店舖裏小女的美貌；用他淺薄而富於感情的性情，同情的音調，及其才幹高談別人的詩詞和思想！

格 (憤怒的) 你是起勁的討論耶馬亞克台嗎？

禮 是，受你的許可；我簡括給你以前所鄙棄的一種內部的確實觀察。

洛 我絕未想到我僅全然盲目於此。

禮 你是——或不久遠。你也是個精神不健全的人。

格 你真不錯。

禮 是，你的情形很混亂。第一完全是苦痛的熱症；——更壞的——你是個崇拜英雄的癡者，除你自己之外，你應再尊重別的。

格 是，我必尋出我自己的弊病。

禮 你以為你經發見個個新的鳳凰星，那便有驚人的錯誤了。再者你又入窮人的矮屋試用你的理想的要求；而且這屋內的人都是虧空負債者。

格 若你不想到較好於耶馬亞克台，他一生能得什麼快樂呢？

禮 好，你看，我忖度做醫生的人——上帝必垂祐！我要給同住在本屋中的貧病者一臂之助。

格 呵，確實的！耶馬亞克台也有病的！

落 對於耶馬的病症你主施用何藥？

灑 一種平常的。我培養他的生命的幻覺。

格 生命的——幻覺？我不能領悟這裏面的真相。

灑 是，我說幻覺。因幻覺是刺激的原則。

格 我可問耶馬所種下是什麼幻覺？

灑 不，謝謝你；我不能特此洩露這鴨叫的秘密。你或者還是如前一樣昏迷在他的情形之中。但我的策劃是正確的。我已請願摩肺凱照此執行。我指定他為「惡魔」。那便是我加放在他頸上的炮。

策 他真不是個惡魔嗎？

灑 那是撒旦，你以為是屬惡魔的！我已設法用一篇談論來策進他的生命的火光。但那個可憐無辜的人，爲了這種緣故，竟自辱的屈服而失望已有多年。況且亞克台副官！但他已隱隱了他自己的痛苦。

格 亞克台副官嗎？他如何？

禮 祇要想想這個老獵熊者，關閉着自己在深黑的頂樓中打兔子！我告訴你世界上沒有更快樂的獵人，比得他老人家上，懶閒閒的浮在荒廢的光陰之中。四五株已凋殘了的聖誕樹，他却留起當全數哈代的新鮮森林；幾只雄雞和母雞，他當爲杉樹上的鬥鳥；在頂樓地板上拍擊的的兔子，他也看作是打來的熊——山上偉大的獵者！

格 窮苦不幸的老人！他確要縮小他少年時的理想。

禮 當我想到佛里先生年輕時——不要讓我們說外國話；理想，我們本國有個極適當的字：虛像。

格 你以爲這兩個字是相關的嗎？

禮 正如瘟疫熱症與寒熱病一樣的秘密。

格 禮林醫生，我不能放棄這種紛爭，直等到拯救出耶馬從你掌管之下！

禮 這於他只有妨害。要割奪他的常人的生命的幻覺，你却同時將割奪他的幸福合在一

舉。對海弄格，她從客室中走出。好，野鴨的小奶媽，我下去看看爸爸仍舊在裏面研究奇異的創作否。（走出門外）

格（走近海）我能從你的面上看出你未曾幹呢。

海 什麼？關於野鴨的未曾。

格 我猜時候到了，你必失去勇氣的。

海 不，那不會的。可是我今天早晨起來追記昨日我們所談的都有不勝的奇異。

格 奇異？

海 是，我不知何故！昨天晚上，我忽想到有些樂觀；但自我再思索過了一夜，似乎倒沒有什麼價值。

格 我想你難能在此屋中十分無恙的生長起來。

海 若父親願來，我即不留心於此！

格 呵，倘你睜開眼睛遠望生命的價值——倘你有了正確的，快樂的，無畏的犧牲的精神，你

即刻可曉得他將如何來待你——但我仍舊信任你，海菲格。

(他向入口門走出。海菲格徘徊房內稍息；她正要入廚房，聞頂樑上的叩門聲。海菲格去將門拉開一點；老亞克台走出；她重推門關上)

亞 哼，一個人在早晨散步不十分有趣。

海 你不喜去打獵嗎，祖父？

亞 今天天氣不好。那面十分的昏黑，你不能辨別向何處走。

海 除兔子之外，你不要打別的吗？

亞 你以為爲兔子不大好嗎？

海 是，但野鴨怎樣？

亞 呼呼！你恐我打你的野鴨嗎？世上沒有這種事的。永沒有。

海 不，我信你難能；他們說是很不容易打的。

亞 不能！你一定。

海 你如何佈置的，祖父——我不以為是我的野鴨，是別處的野鴨？

亞 我要留意打她們的胸口，你知道這是最準確的要害。再者你還要打對在毛上——不是毛的遠處。

海 那末就死了嗎，祖父？

亞 是，霎時間就死了——當你打得恰好，我去搽上些油，——懂的——

(走進他的房內)

(海菲格稍待一息，閃視客堂門，走過書櫥，翹望着，從架上取下雙管的手鎗，視察一下。貞娜擎着灰刷與抹布從客堂中進。海菲格放下了手鎗，未曾破露)

貞 不要站着搜尋父親的東西，海菲格。

海 (離開書櫥) 我祇去整理一下就是。

貞 你最好到廚房裏去看咖啡已熱沒有。我將他的早飯擺在盤上帶下去。(海菲格出。貞娜

開始掃刷整潔照相室。霎時入口門半開着，耶馬亞克會窺進。他穿外衣，但無帽子；他很飢餓，頭髮

（蓬亂而無秩序，他的雙眼是遲鈍沈重。）

真 執了灰刷站着望見他。）呵，現在那邊，亞克台——你畢竟要來的？

耶 （進入，發了極低微的舌音回應她。）我來——一刻復須重離開的。

真 是，是我也以為是。但願上帝保佑你的神色不好呢！

耶 神色？

真 你的精緻的冬服好，那是破毀的了。

海 （在廚房門口）母親，我最好不——（見耶馬，發出極大的歡聲，跑至他前）呵，父親，父親！

耶 （轉身，故意避退）滾開，滾開，滾開！（對貞娜）我說，將她拖走！

真 （低聲的）到客堂裏去，海菲格。

（海菲格一言不語的照做。）

耶 （雜亂的拉開桌子的抽屜）我要我的書籍。我的書在何處？

真 那種書？

耶 自然是科學書；還有工藝雜誌我用來作創作的參考的。

貞 (在書櫥內尋找) 不是這些被紙遮蓋的嗎？

耶 是，自然。

貞 (將一堆雜誌放在桌上) 我可叫海菲格代你裁剪的嗎？

耶 我不要她來幫我。(稍停)

貞 那末你仍打算離我們，亞克台？

耶 (檢查裏面的書) 我想這當然是種事實。

貞 好，好。

耶 (急躁的) 我如何能每天每時心如刀刺的住在此地？

貞 上帝饒恕你思念我這些污卑的事。

耶 證據！

貞 我想你已得着證據了。

耶 像你從前的事嗎？有種要求——我可常稱爲理想的要求——

貞 但是祖父將奈何？他這可憐的親愛的老人家將奈何？

耶 我曉得我的責任；我的老弱的父親將跟隨我。我要到城裏去準備——哼——（急躁的）有人
在樓梯上拾着我的帽子嗎？

貞 沒有。你失去帽子嗎？

耶 這毫無疑惑的；昨夜回來時倒也還在；但今天早晨不能找着。

貞 上帝幫助我們！你和他們到那裏去了？

耶 呵，不要煩擾我那些瑣事。你以爲我還靜心牢記着嗎？

貞 若你沒有受着寒氣，亞克台——（走入廚房）

耶 （低聲帶激怒的自語，當他查空抽屜時）你是個流氓，禮林！你是個下流的奸奴！噯，你這無
恥的誘惑者！我要叫人刺殺你的生命！

（他收集幾封信放在一邊，尋着昨天撕了的信，撿起碎片看了一刻，貞娜進來時急忙放下）

真 (捧着一盤咖啡等放桌上) 這兒是些你所想望的熱的飲料，還有麵包奶油及鹹的點心。

耶 (閃眼盤上) 鹹的食物嗎？切不要放在這屋裏！我未啖固體的食物將近一日夜，但不要緊。

——我的備忘錄！我大學卒業後親筆寫的書！我的日記及各種重要的稿件在那裏？(開客

堂門復關上) 她也在那邊！

真 慈愛的上帝！小孩到何處去了！

耶 出來。

(他得入房內，海菲格走出，孱弱的進入照相室)

耶 (放手在門之捏手上，語貞娜：) 在這最後的幾分鐘我拘留在我的舊時家庭內，我不要外

面的人闖進來！(走進他的房)

真 (兩手作抱勢的趨向母親溫柔震顫的問道：) 不是說我嗎？

真 站到廚房外面去，海菲格；或者——走進你自己的房內更好。(走語耶馬) 稍等，亞克台；不要

向抽屜中傾箱倒篋，我曉得這些東西所在的。

海 (一時站住不動，恐怖而又帶着錯亂，咬牙切齒的收回她的眼淚，他抽筋的捏握着兩手溫柔的說道：)

野鴨。

(她偷過去取下架上的手鎗，稍開頂樓的門，爬進，又在她之後關上)

耶 (執着幾本抄簿及陳舊散亂的稿紙放在桌上走進。) 那隻手提囊沒有用處了！千萬無數的物件我祇要取一種。

貞 (領起手提囊跟隨他。) 爲何現在將所有的東西都留下，只攜帶一件襯衫兩條羊毛的襪袴呢？

耶 呼！這些都要費神勞力去預備的！(拉下外衣擲沙發上。)

貞 咖啡冷了。

耶 哼。(不思索的喝了一口，又是一口。)

貞 (拂刷椅背) 有一種優美的工作你可找到，兔子另外養在大頂樓上。

耶 什麼！我莫非要拖帶所有的兔子？

貞 你以為祖父沒有兔子不能過去的。

耶 即沒有也可幹別的事。我的犧牲不比兔子更大呵！

貞 (拂拭書櫥) 我可將笛放到手提囊中給你否？

耶 不要笛。但給我手鎗！

貞 你要擊手鎗放身邊？

耶 是我的裝上子彈的手鎗。

貞 (尋) 失去了。一定是祖父攜去了。

耶 他在頂樓中嗎？

貞 是他自然在那邊。

耶 哼——可憐孤寂的老人！(他取一片麵包和奶油吃着，并喝完杯中的咖啡。)

貞 我們倘未租出房間，你可搬到那邊去。

耶 接續在同屋下居住與——永不——永不。

貞 但你不能在客堂裏住宿一兩日嗎？什麼都可隨你所欲。

耶 永不在這牆內！

貞 好那末，去和禮林摩肺凱同住。

耶 不要陳述那種卑鄙的名字！他們的思想實足以消滅我的食慾——呵不，我要走入大風雨中及雪堆裏，——自一家至他家找尋一個爲我父親和我自己的藏身之處。

貞 可是你沒有帽子，亞馬！你曉得你失去你的帽子了。

耶 呵那兩個畜生，那兩個下賤的奴僕！帽子必要去尋得（又取上一片麵包和奶油）有些準備必須實行。且我亦無心拋棄我的生命。

（看盤上之物）

貞 你看什麼？

耶 奶油。

貞 我去拿些來。（走入廚房）

耶 (在她之後喊起) 不要緊；乾麵包對於我很好。

貞 (擲進一整奶油) 看這裏；新鮮的奶油。

(她又倒出一杯咖啡與他；他坐沙發上，將奶油澆糊一塊已有奶油的麵包上，不言的吃喝)

耶 我可沒有藉詞闖入——任何藉詞——我可住在客堂裏一兩日嗎？

貞 祇要你願意，自然可以的。

耶 因我不能將父親的東西都立刻統搬出去。

貞 此外，第一你須老實告他，你不能與我們同住。

耶 (推開咖啡杯) 是，那亦不錯；我須將這段纏結的故事赤裸裸地告你——我必將這件事改變過來；我必要有吐氣之時；我不能在短猝的時間負荷這重擔。

貞 不，尤其是在這樣風雪交集的天氣。

耶 (觸着佛里的信) 我看那張紙還留在這兒。

貞 是，我未去碰過。

耶 起先我以為那張紙是無關緊要的！

貞 好，我也不留神有何用途。

耶 ！雖然如此，我們最好不要遺失；！當我遷移紛亂時，要稍較容易！

貞 我會謹慎保存的，亞克台。

耶 這種餽贈是給父親的最先的時機，至於承納或是謝絕只有任憑他了。

貞 (嘆息) 是可憐的老父！

耶 使他十分安全！我的樹膠在何處？

貞 (走向書櫥) 這兒是樹膠缸。

耶 刷子呢？

貞 刷子也在內。(給他什物)

耶 (拿起一把剪刀) 這條紙貼在後面！(剪且膠) 不屬於我的東西永不經手的！一部分是屬於孤苦零丁的老父及別人的！現在那邊。隨牠擺下，待乾後，即取走。我永不再見這

信件永不！

(格來福佛里從通路進)

格 (有些奇異) 什麼——你坐在這兒嗎，耶馬？

耶 (急站起) 我懶倦得要深沈下去了。

格 我看你已用過早膳。

耶 我的身體有時也覺着有種要求。

格 你決意作什麼？

耶 像我這樣的人，只能幹一種事。我正收拾最重要的物件。但你曉得這是很費時的。

貞 (感着不耐煩) 要幫你預備房間背進你的手提囊嗎？

耶 (煩惱的閃眼在格身上) 背去——將房間預備好！

貞 (執起手提囊) 很好；那末我將襯衫及別的另物放進去。

(走入客堂在背後推門)

格 (靜默片刻) 我從未夢着這是最後的結果。你確想須應脫離房子和家庭嗎?

耶 (徘徊不停) 你要我怎麼辦——我無心忍受這憂傷，格來福。我必在我的環境中獲得平安。
格 這兒也無意念嗎？姑試一下。我深信現在你已築好堅固的根基——倘重新動手，而且要記得你有你的創作可以生活。

耶 不要論及創作。或者依舊是渺茫無邊的呀。

格 實在的！

耶 上帝呵，我還有什麼好創作呢？別人早已創作過了。每日將變為難上加難——

格 且你已專心於此工作了。

耶 是那個流氓禮林激勵我幹的。

格 禮林？

耶 起初是他使我領悟到有照相中高貴發明的趨向。

格 暖，這是禮林！

耶 呵，我已轉變爲十分的快慰！不是爲創作自己本身，乃因海非格信任這個——用孩子的完全熱誠的信心——至少我要受她的影像的愚弄。

格 你仔細看看，海非格會否虛僞待你？

耶 現在我什麼也想不起。這是海非格站在我的途上。她消滅了我一生的光榮。

格 海非格！你談論海非格嗎？她如何消滅你的一生的光榮？

耶 (不答) 我愛此孩子實難以言喻！每值我回家至低房時，她即睜開耀亮小眼睛如飛似的來迎我，這快樂我覺得難以言喻。呵，我信任我的癡心了！我愛她難以言喻；——我要她同樣報復我確是種癡夢與謬見。

格 你稱爲謬見嗎？

耶 我如何知道？我不能觀察貞娜的內心；此外她對於這些紛雜的理想是全然不明的。但我却剖開心腸對你，格來福。我不能撼脫這驚人的懷疑——或許海非格從未忠實的愛我。

格 若她給你愛的證據，你將有何話好說？（聽）那是什麼？我像聽見野鴨——

耶 這是野鴨的叫聲。父親在頂樓上。

格 是他？（面上發出歡愉）我說你可證實可憐——的海菲格的愛你了！

耶 呵，她能給出什麼證據？我不能信這是那邊的確證。

格 海菲格不知詭詐是何意義的。

耶 呵格來福，那正是我所懷疑的。誰曉得沙倍夫人與真娜會幾次坐下低聲密談呢？我告訴你，海菲格亦常側耳傾聽。或者送禮物的印據終未給她奇異。其實我不是十分確說祇有些注意而已。

格 你對於被劫奪的表何種態度？

耶 我顯然可見。你須注意——你可明白，這禮物的印據不過是第一步。沙倍夫人常交好提

攜海菲格的；現在她有任何實權加在這孩子身上。她們隨時可以從我處將她奪去。

格 海菲格永不，永不離開你的。

耶 不能武斷。倘她們招呼給她最優的誘物——呵！我愛她難以言喻！當我柔情的攜着她我真視爲無上的幸福，像攜了一個孺子到黑暗的大空房內一樣！——現在住矮樓上的窮苦的攝影師永不真心的顧及她了。她祇是狡猾的設計使我有適當的立足地直待時候到時。

格 你未曾信任自己，耶馬。

耶 那就是最可怕的一部分——我不知怎樣去信任，——我永不能知道。但你有否懷疑我的話？呼呼，你離理想的要求的信心太遠了，我的格來福！若是有人挾着富貴的迷惑來向孩子喊道：『離開他；到我們這邊來；此地生命在等待你！』

格 (急連的) 好，便怎麼樣呢？

耶 我若再問她海菲格，你願爲我放棄生命嗎？(輕侮的一笑) 不，謝謝你！你立刻可聽到我所說的回答。

(頂樓中有手鎗聲)

格 (高聲歡喜的) 耶馬!

耶 現在那邊;他定要去打獵呢。

貞 (進) 呵,亞克台,我能聽到祖父自己在頂樓上開槍。

耶 我進去看!

格 (切望而又帶着感動) 等待一刻!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耶 是,自然知道。

格 不,你不知道。但我明白的。那便是證據!

耶 什麼證據?

格 這是孩子自願的貢獻。她陪了祖父去打野鴨了。

耶 打野鴨!

貞 呵,思索一下!!

耶 爲的是何原因?

格 她要爲你犧牲她所有的慈愛；她想這樣你仍可充分的愛她。

耶 (溫柔而又帶着感動) 呵，可憐的孩子！

貞 她是想念什麼呀！

格 她祇要重得着你的愛，亞馬。她除愛之外不能生存。

貞 (流下苦淚) 那邊，你自己去看，亞克台。

耶 貞娜，她在何處？

貞 (喘氣) 可憐親愛的，她坐在廚房外面，我敢說。

耶 (過去開廚房門，說：) 海菲格，來，到我此地來；(四顧) 不，她不在那邊。

貞 那末她定必在她自己的小房間裏。

耶 (出) 不，此地也沒有。(進) 她必出去了。

貞 是，房子裏面找不出她。

耶 倘她即刻歸家，我可告她！現在什麼事都解決了，格來福；我相信我們可重新生活起

來。

格 (調靜的) 我明白的; 這個孩子要立意報復。

(老亞克台走出在他的門口; 他穿着完全的軍服, 很忙的摸他的刀)

耶 (驚嚇) 父親, 你在那邊嗎?

貞 你在你的房內開槍沒有?

亞 (走近) 你是否個人去打獵, 耶馬?

耶 (驚激且昏亂) 那末頂樓中的槍不是你放的嗎?

亞 我放的呀。

格 (大聲呼耶馬) 她自去打野鴨了!

耶 這是何意? (急趨頂樓門, 拉開在一邊, 看進高聲呼道:) 海非格!

貞 (與亞門邊) 慈悲的上帝, 將奈何呀!

耶 (走遠) 她倒在地板上!

格 海菲格倒在地板上！
(進近耶馬)

貞 (同時) 海菲格！(在頂樓裏面) 不，不！

亞 呼呼！她現在也去打獵嗎？

(耶馬，貞娜，與格來福抬海菲格入照相室；她的垂掛的右手捏着手鎗在手指間緊握不放)

耶 (昏狂的) 手鎗開放過了。她已傷害她自己！(叫) 救命！救命！

貞 (走入通路在樓下呼救) 禮林！禮林！醫生！快些上來！(耶馬與格來福放海菲格在沙發上)

亞 樹林被自己戕害了。

耶 (膝近海傍) 她就要復元的。她是蘇生的了！是，是，是。

貞 (重走進) 她在何處受傷了？我不能察出！

(禮林緊急趕到，摩肺凱亦倉猝隨禮之後，他未穿背心，未結領帶衣服扯開)

禮 此地有何事發生？

貞 他們說海菲格打傷自己了。

耶 來拯救我們！

禮 打傷自己！（他將桌子推開在一邊開始診驗她）

耶 （跪下切望的注視他）有危險嗎？說，禮林！她的血很少。有危險嗎？

禮 如何起因的？

耶 呵，我們不知道！

真 他要打野鴨。

禮 野鴨？

耶 手鎗定必放出去了。

禮 哼。確是。

亞 樹林被自己戕害了。但我全不驚嚇。（走過頂樓隨後關門）

耶 好，禮林，——你爲何不說話？

禮 鉛彈入胸了。

耶 是但她就要復生的！

盧 你自然可看出這孩子已經死的了。

貞 (擊湧俱下) 呵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希 (破聲的) 在海的深處！

耶 (跳起) 不，她定必生的！呵，爲上帝的緣故，禮林！只要等一忽兒——待我能告她我時

刻愛她難以言喻！

盧 彈丸已經入心了。內部失血。死卽在瞬間。

耶 而且我！我打擊她如一動物！她恐怖的爬入頂樓爲我的愛而死！

(嗚咽) 我從未給她報償！我從未告她——(捏緊兩手仰天痛哭) 噫上天乎！汝竟誠然出此

一舉耶！汝爲何加余慘酷之創痛？

貞 靜靜，你不必那樣敬畏。我推想我們沒有權力可保存她。

摩 這孩子並非死亡，不過睡眠而已。

胡說。

耶 (鎮定的走過沙發，抱合兩臂注視海非格。) 她安靜不屈的倒在那邊。

禮 (試欲鬆其手鎗) 她捏得十分緊呢。

真 不，不，禮林，不要扳開她的手指；隨手鎗去吧。

耶 她要將手鎗帶去。

真 是隨她。可是不可權在此地作展覽品的。必要設法抬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幫我的忙，

亞克台。(耶馬與貞娜將海非格拖擱在他們中間。)

耶 (正抬起她) 呵，貞娜，貞娜，你能長生了！

真 我們必互相協助負擔。因她現在至少是屬我們倆的了。

摩 (伸出兩臂作喃喃聲) 求主作福；汝必重來世間；汝必重來世間！

禮 (低聲) 止住你的舌，你這蠢物；你這醉鬼！

(耶馬與海非格抬出屍身經過廚房門。禮林在他們背後闔上。摩帥凱爾通路偷走。)

禮 (走向格來福，說) 誰也不能使我信服這手鎗是意外開放的。

格 (驚心寒胆筋脈跳動的站着) 誰能說這可怕的事是怎樣遭遇的呢？

禮 火藥已經燒破她的衣服。她定必將手鎗對在胸口開放的。

格 海菲格是有價值的。你看這樣不是能使他解除了憂鬱得着尊榮嗎？

禮 許多人是為正確的舉動而死得很高貴的。但你想這高貴能使他保持幾年？

格 爲何不能持久增長在他的一生？

禮 一年之前海菲格是他的談論的美題。

格 你對於耶馬亞克台有何話？

禮 我們等到她的坟墓上的草枯乾了後重新再來討論。以後你可聽到他所吐談的話。

「這孩子太早撕裂父親的心了。」你又可看他自己浸入情感的甜露中自驚自憐。你姑

等着！

格 若你是而我非，那生命便無存在的價值。

生命畢竟可容忍的，倘我們能解脫貧窮者理想所要求的細纏紊亂被迫的債。

格（在前直望他）既然如此，我很高興因我的命數定了。

禮 我可問——你的命數是什麼？

格（走）十三位坐在一席。

禮 這是撒旦。

完

現代書局出版新書

性慾教育學大意

戈樂天譯

實價四角五分

北伐從軍雜記

金聲著

實價四角

合作主義與勞動問題

翁渭民著

實價二角

消費合作概論

張振民著

實價一角五分

現代小說月刊

葉靈鳳與潘漢年合輯每冊二
角五分預定全年三元半年一
元六角郵費在內國外另加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出版

野鴨

實價大洋四角

版權
所有

原著者
易卜生

譯者
徐鵠荻

發行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7.57

11/20/22

.41